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三

順天鄉試錄序

代

歲辛卯比士於順天爲今

上御極之八年實始躬親大政覃恩中外畿輔則廣額十有幾人

天子方右文崇學 俞臨雍之典又東南大定江楚浙閩諸省士鱗集 闕下廣雍額幾十有幾人而是

歲

上俞部臣請爰修





太宗皇帝舊制八旗俊秀咸舉賓興中式五十人計額較往年且倍而臣<sup>某</sup>以檢討貳同官臣奉

命典試事吁惟艱哉臣竊惟制藝者亦虞廷敷奏以言之遺意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似言後矣乃自漢以來選辟雖代設而廣川以天人三策擢第一人實始黜百家尊孔氏爲萬世儒宗歷唐宋元明以迄於今取士之法代殊大槩不外乎立言者近是蓋永之千百年而弗替何哉子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孟氏極論知言而本之於心推之於政事

蓋言者心之符也制藝者又立言之盛也士屈首受書習博士弟子業固將以明經術備世用也若採擷浮華標尚詭異靡然也匪聖言是程悍然也匪功令是遵其心以爲苟可以梯榮進而已耳夫靡然者其人不足以有爲悍然者無所不敢推是靡然悍然之心尚安望其異日者當天天下事稱天子任使哉故人文之盛衰心爲之也人心之邪正時爲之也今

皇上親政之初銳然與天下更始官方澄叙內外肅



清人心惕厲與時俱新卽臣等局棘闈中取多士文而繕閱之才寧斂毋縱氣寧靜毋囂辭寧飭毋支雖言人人殊而其斤斤焉不敢悖聖言忤功令之心則一也嗟乎士自服官後聖言姑置勿論乃功令則具在求以廉也或墨應之求以勤也或慢應之求以直也或諛應之求以執也或脂韋應之求以和也或枘鑿應之且功令之以繩士者合則進不合則放已耳其繩於服官以後者亦嚴甚矣乃徃徃遵之於前而違之於後斤斤焉恐背其所寬顧昧昧焉甘犯其所嚴是誠何心哉嗟乎弗思甚矣然則推諸士不敢悖聖言忤功令之心雖以立德立功與古帝臣王佐爭烈可也擴而充之寧可勝用哉說者謂文運視國運不其然耶如以言而已則爵秩祿惠柄自上耳廣拔一二儒生曾何足爲輕重而親政覃恩列爲盛典上以之告天地宗廟下以之布告中外焉於戲蓋

上之重待士者若此可不念哉臣聞之文王育賢造士武以之興故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美先烈



也我  
太宗皇帝嘉意科目實始隆百年樹人之大計今  
皇上合八旗而選造之一四海而旁求之斯所謂繼  
志述事者歟臣於是益咏歌

太宗皇帝之澤矣

山東鄉試錄序

皇帝御極之五年三比士於鄉山東則

命遴

臣文燾

以禮科給事中偕兵部員外郎

臣仲熊

往典試事

密綸晨拜脂轄夕馳至則鎖闈三試之得士九十人

錄文以

獻

臣

例颺言簡端因宣揚我

皇上德意進多士而廸之曰齊魯之於文學其天性  
然也又曲阜之遺風在焉今者萑苻未靖荆蓁蔽野  
而絃歌之聲不衰



聖天子亦登賢遂良是亟不以 文教後 武功且  
是茂也八閩東粵肇舉賓興兩浙三楚再蒙 額俊  
至爾齊魯士則歌鹿鳴者三矣可不謂

上意誠寬仁厚至哉然今年春輔臣以正文體端士  
習 請部覆 可行蓋凜凜以黜浮夸敦醇朴爲首  
務而 臣等畏此 簡書勵公矢慎寧汰毋收寧覈毋  
濫其於多士抑何謹嚴已甚也嗟乎寬大者

朝廷之恩也謹嚴者臣子之職也

上以寬待士而 臣等不克嚴以自待并嚴以待士使

夜光砥礪雜然並進至他日隕越爲 制科羞於戲

是豈 制科立法之咎哉夫敷奏以言自虞廷已然

矣周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易曰吉人之辭寡蹠

人之辭多記曰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

者其聲和以柔故言發於心而形於文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不可誣也且漢魏辟舉或失則僞隋唐詩

賦或失則浮至若本經術以立體策時務以資用論

尚竄通表源風雅蓋人文化成之道備矣况爾齊魯

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今勉爾多士毋易爾言毋變爾



塞毋罔念民恤以封殖於爾家毋靜言而庸違毋務  
清其文而濁其質以浮慕標舉爲名高使人知臣等  
之嚴待爾齊魯士而齊魯士之嚴以自待者若此然  
後我

皇上益始終以寬大待士必將泳育長養以需其成  
馮翼忱恂以盡其用厲廉耻優禮遇以作其氣旁蒐  
廣採以求致天下之無窮庶幾

聖朝文治之隆其寬嚴交相翊以有成也而科目亦  
得以未之歷年而勿替豈惟齊魯士嘉賴之哉

張服公橋門試牘序

癸未歲予得從晉白子東谷遊已亟稱其鄉張泊水  
服公云旣而曰吾甥也抑吾畏友也予固心識之丙  
戌冬予復來匏繫燕邸去泊水寓不數武而遙左青  
壇右木干每相過飲酒徵詩角逐諧戲爲娛樂而予  
獨過泊水尤數燈檠棋局至丙夜不能自休酒闌人  
靜星月在天策一欵段歸馬蹄蹴霜雪濺濺有聲寒  
風采烈舉袖障面以爲常然服公恒掩關謝客卽予  
亦不得數數見詢之圖史一床凝塵滿席湛如而已



予以是益心儀服公服公一日忽過予手橋門試牘而謂予曰子爲我序之且示不敢忘兩先生之教也兩先生者誰司成行塢薛先生暨予年友羅篁菴也嗟乎以予之浮沉拓落應爲世所擯斥吐棄而洎水獨辱與之游服公玄晏不以乞長安顯貴人而乞余以服公之才不使之獻玉杯射策金馬門乙酉之役復幾得而俛失之至徒令其梓試牘以問世以兩先生爲之師最號知人能得士而又皆抑抑罷斥以去是皆可悲也予旣不能已於言復進服公曰子往矣

自此出井陘上太行眺白登徘徊河汾澤潞間懷古攬勝舉鶴觴羊膏而賦之棄博士菟而從事于不朽之盛業母令三張獨擅美談若夫異日者待詔公車較書天祿則服公饒爲之豈予所望哉東谷有令子兄子皆下第歸亦三晉名下士於服公外兄弟行也其亦以吾語語之



鄧夫人白湖寨序

兵事蓋難言之哉奇男子且然無論閨閣中人矣木  
 蘭從軍流為美談然其金柝鐵衣束鞵市轡與一校  
 等耳荀氏女玉顏雪戟拔其父於萬鎬之中舉旗摩  
 壘而還以方男子則騎將非大將也陸家姑縫織軍  
 中梁夫人織簿為屋躬執桴鼓然因人成也烏能獨  
 立一軍哉乃若建軍府授方畧馘渠魁龍變虎蹲電  
 奔星運恢恢乎稱大將才者古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余與黃公玉耳稱昆弟交因得讀史先生次其鄧夫



人功狀及前輩張先生守白湖寨記蓋重有敬焉蓋  
重有感焉白湖非有星崖劍壁懸磴飛棧之險士非  
有羽林射聲之銳器非有墨陽谿子少府之利塹培  
塿而城之裂繒泉而幟之淬耒鋤而戟鍛之取我田  
舍子而卒伍之其戰不可禦取我婦人而丁男之其  
守不可攻蓋賊三至輒劊去至乃斬其渠而奪之氣  
然則今天下之天險士銳器利豈無小踰於白湖者  
耶嗟乎自流氛四掠名城隳雄郡潰將星殞師徒北  
幾何年矣而白湖巋然若靈光如故也然則今天下

男子安在耶豈真末世天地雄杰瑰琦之氣不鍾於  
我輩男子而偏在閨閣中否耶賊渠左金玉殪於白  
湖之下蓼之人有被俘而返者稱賊黨震動咸嘖嘖  
知有鄧夫人云而當時不聞殊旌懋賞如洗夫人錦  
蓋錫封故事則豈戰伐功格昧於輦上諸君子而顧  
明於揭竿斬木中人耶抑豈擒渠破賊自男子事夫  
人不應越澣洗醯醢而代之耶嗟乎天下事尚何言  
哉向何言哉乃夫人自足以不朽矣渭原以娘子名  
其軍襄陽以夫人名其城吾又安知易世而下茲寨



之不復以白湖名耶玉耳雅歌散帙有儒將風至其  
手一玉辟邪進百萬熊虎而麾之介馬無聲萬衆如  
一間一過白湖夫人嚴部伍束橐鞬以迎旌旗相望  
隱若一敵國然蓋門以內有兩大將軍哉夫秉彤管  
據奇軼以傳之永永者亦史氏職也是爲序

邑侯石二孺詩序

邑侯石二孺先生將去桐桐之人咸爲謠詩以祖之  
蓋南人所爲賦甘棠也乃侯復自哀其詩若干首將  
授梓氏而命序於予予久以病嚴詩若文戒固以辭  
不獲命因受而讀之竊嘆昔人之論詩者曰詩必窮  
而後工又曰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然則巖栖蠖伏巾  
車草屨侶鹿豕而賓猿鶴放浪乎山祖水湄之間宜  
乎爲詩者也曉如 王堂皇胥史抱牘進山積絲棼以  
次受判決臺郡檄雨下治文書至丙夜不能寐有急



請或秣馬蓐食而馳軍賓狎至則皆飭傳舍具芻棧  
負彌矢先驅不遑啟處若此者宜乎不爲詩者也乃  
予顧經年不能得一詩侯顧力爲詩復多且旨如此  
然則二者之說然耶否耶吳季重令朝歌號稱繁劇  
而文采委曲有春榮清風之譽謝宣城沈東陽咸以  
詩鳴於治所由此觀之文章吏事豈相妨害哉侯治  
桐廉正敏斷負賢能聲而邑邑不伸志以去其詩清  
亮振拔有古風復值西河之戚撫節悼往多羽徵之  
音蓋愴其傷焉則雖謂侯之詩以窮而益工其亦可

也關中故多偉男子秦風激揚慷慨爲天下壯子向

與叔則

李

穉恭

張

轟飲邗上醉後連紙丈餘更韻迭

唱風雨相屬今幾年耳而予遂支離困憊如衰老人  
不復知此興作何語亦無詩若文在几上者雖辱知  
如我侯亦復不能手一卮侍南樓佐唱酬之末吧瞻

李

杜若

杜

豹人

孫

諸子先後過龍眠皆以山居方外

不獲見其人誦其詩無由如向者憑軾屬鞬以當車  
輒駟鐵之盛嗟乎病之窮人乃如此雖然侯有序不  
以乞當路貴顯人而以命病廢如予者予於侯之在



治也不敢歲時請謁以勤館人亦不敢以薄䟽溷記  
室今於侯之去顧獨毀戒爲文以贈侯亦或者皆有  
古人之道庶幾相與以有成也是爲效一言

送王石仲訓導上元序

里門王石仲先生篤行君子也居於里以教授爲務  
其訓弟子不專以文菘時取古人嘉言懿行反復誘  
掖之至竭盡底蘊乃已居則坐木榻衣冠儼然安視  
徐步舉止皆可法良師也嗟乎師道之難言久矣古  
者易子而教又曰作之君作之師以君之尊以父之  
親乃有不能得之于其臣若子者而以屬之師蓋其  
難或上而國學兩司成督學使者及廣文先生與庠  
塾師其義一也嗟乎弗思耳矣予少事潤甫王先生



間嬉弗率教王先生起扶之抵几於地氣結頰赤或  
至減七箸竟其日無愉容蓋痛之也切故怒之也淡  
此與嚴父之視子又何間焉石仲於王先生若稍和  
而其視弟子猶子才不才憂喜共之庶幾知師道者  
嗟乎今世師弟相與之間何漠如也其弟子以偶輩  
視其師其師以他人子視其弟子以傳舍視其塾營  
營焉別有其意之所在弟子而才曰可矣而不才曰  
嘻予甚矣憊揚揚焉褰裳而去之嗟乎何弗思之甚  
也若石仲先生者可以風矣石仲旣以司鐸得上元  
將梓其語錄以行世子受而讀之其意一于誨人勤  
勤懇懇可念蓋始終以師道自任者嗟乎君子哉



送蕭侍御南還序

予不敏浮沈言路者二十餘年殆將以是官老矣再荷

聖恩承乏垣中才盡識鈍氣衰不能復縱論天下事又病廢久耽靜惡勞退食輒下簾却坐一切謝絕又不能從諸公卿賢豪長者遊自視歔然無足比數固其所也乃蕭侍御先生獨不鄙而辱與予遊間或近郊古寺蔬茗竟日區畫一二救人利物事慮殫而法詳予固心儀公爲仁人長者念得與公交私心竊自



喜既又讀先生前後諸奏議才弘識周氣振恢恢乎  
帝臣王佐之間哉予又不獨自喜而爲

聖天子得人喜爲天下喜也既而年例屆期御史臺  
備列名以請

上特簡公內陞予深喜

天子知人之哲又喜公之爲

天子知也乃未幾而公來告別曰將歸矣予聞之悵  
然不樂者累日蓋予既以病且衰將乞歸公雖暫歸  
而前此內陞臺諫待次者且數十人公其殿也然則

公之再入京邸及予之再得侍公者皆未知是何年  
事屈指茫然感慨係之矣夫天之難生者才而才之  
易往者年嗟乎豈獨朋友之間哉今士大夫能進身  
卿貳者自詞臣外則臺諫內陞一途耳自博一科第  
謁選一令卽以數年計自令而黜者十之九陞者十  
之一陞而臺省者又百之一也亦以十數年計游歷  
臺省又或十數年數年不等然後拔其尤而內陞之  
其久且難若此而其年亦約略可紀矣况乎其自此  
以往者哉夫天下之事才以行之識以明之而氣以



勝之氣衰則識不能入而才不能出往往輕其事而重其官豈曰皆然蓋有之矣故用兵者作其氣而不使竭用人者及其氣而不使衰其道一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有斯世斯人之責者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哉公今年甚壯望亦甚重一日

天子宣室念舊馳召公而大用之例何足以畫公然予於公之行也聊書以為贈以見予於賢友之別而喜與悵且不能自己若此庶幾秉鈞用人以佐我后得人之治者深念而熟計焉予病且衰計當乞

歸臥田間一日聞公荷柄用以名御史為名卿相天

下咸稱願然曰

天子知人善任使然雖老矣猶能為

聖主頌之



張太翁八十壽序

張太翁壽八秩矣實爲今

天子改元之春正月語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也故三代之隆世稱仁壽非以其和氣迺休民罕天扎又且養老有典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故黃馘兒齒者相望耶雖然八十者于其時亦罕矣故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非謂其筋力智慮衰耶是以食則常孺于朝則杖夫使古之時八十者誠易邁也古之人所以優而崇之者宜不若是



渥矣今 天子御極之初 優詔養老命七十以上者有司以次報聞俟幸學有期徵以蒲輪就見如三老五更儀其不勝舞蹈者命子孫扶掖謝 恩嗟呼禮亦隆矣雖然明詔自七十以上誠謂此八十者未易邁也卽有之未必其躬夙有令聞也卽有之未必其子若姓皆烜奕適駿且鵠起有聲也卽有之未必其筋力智慮不少衰減于昔也今旣邁今昔之未易邁者矣而且令聞愉愉焉而子若姓繩繩焉而顏丹焉而履和焉若張太翁者古之人宜若何而優禮焉今之世又若何而優禮焉嗟呼不其盛哉不其盛哉太翁才氣卓犖聲施于鄉旣少試爲政又碣轟以政最稱旣拂衣林壑放浪于六橋山水之間每花之晨月之夕木末煙嵐蔣山朝爽飲牛渚之練光眇中峰之晚黛謝屐周遊申之觴詠若乃登高眺遠則目數鴈行陟險揆奇則足窮猿穴華筵列豆竟日啣杯錦席當訶猶能顧曲食無祝噎步不資筇雖新息之據鞍勞期之披裘何以尚之覽揆之辰長公方以名御史晉罔卿緋衣結綬銅玉而趨諸子若舍飴而弄者



十餘人班彩紛員霞披錦爛拜舞之餘以次上壽公猶能爲人舉一觴噫盛矣昔陸賈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百金過其五子家勅其數擊鮮每極飲十日而更可謂善于怡老矣然史不紀其年又不聞其五子中之有名位勲伐者未知其得與太翁等否也乃若萬石君質行孝謹貂璫盈側至令天子下詔以爲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可謂盛矣而史亦不著其年第云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則其年或亦能與太翁等而又未知其顏丹履和食無祝噎步不需節者果能與太翁等否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毋如命何一之實難兼之已甚若太翁之壽又當今天子改元之初其不謂之爲喬雲爲景星爲白虎爲赤麟以爲興朝之人瑞者誰邪異日者

聖天子親幸辟雍以蒲輪迎太翁至命惇史而乞言焉公其以鼂大夫三王仁壽之說進自壽壽世祉且無疆而 詔所謂扶掖謝恩者則又緋衣紫綬銅玉佩而趨者也又且繩繩蟄蟄者十有餘人也而况翁之顏丹履和舞蹈便捷更無煩扶掖者爲也則



天子之旌異其門者宜何若矣乃余則又聞冏卿公  
家世孝謹每洗沐過子舍中裙屣踰親自浣洒有石  
氏諸子風則太翁之壽而健而愉蓋有所繇來矣噫  
嘻備矣夫宣揚懿徽以昭

聖天子崇老之義者亦史氏責也是爲序

壽年執上官賓吾先生序

予年友上官三立以紫微舍人居京邸小有園亭竹  
樹之勝距予寓不里許時過從飲酒及同籍六七兄  
弟狂呼徵逐甚懽也居亡何三立急請假歸覲省其  
兩大人於晉時其秦中所得士畢集公車將乞一言  
以致青門之贈三立則預戒謁者毋得以卮言祖我  
固以請則固以辭於是門下士咸逡巡敞罔遷延而  
辭避旣則聚曹而語曰無已有吾師之大人賓翁在  
茲翁以是年夏孟舉七十有一觴云因謂不佞焚少



爛於辭且爲年家子宜有以效頌禱者強委簡焉笑  
誼不敢辭則竊謂天人之相與微矣或于其身或于  
其世或厄之於數十年之久扇而斬之若恡也或賚  
之於數年之間浥而注之若寄也或順而嗇或逆而  
豐此豈有期會約契縈鑰哉而卒令人之始疑者信  
惋者怵屈者伸其示世也朝暮而三四之不厭幻其  
報施也銖累而分較之不厭勞歷古今若畫一者抑  
又何也翁少爲晉諸生則爲名諸生祭酒菟苑者數  
十年然每試輒罷去己卯之歲六十有奇矣翁恒循  
其髮而咄咄曰天其尚欲平津侯我乎抑李將軍我  
也我束髮而狎主晉盟逐北亡所引却今奈何且種  
種矣已則又撫諸丈夫子而言曰我固志在千里乎  
猶有駒而汗血者在其代我馭天閑稱上駟哉而仲  
子果以是歲舉於鄉又三年叔子亦繼舉於鄉以成  
進士予遂得以父執事翁矣又三年爲公七十覽揆  
之辰則仲子以是月肆政長安邸中同叔子拜書翁  
前謂不獲拳鞫曲臆手一厄上大人壽而翁則益浮  
巨擘謂而曹觴予口孰與觴予心之爲愉快者以餘



瀝賜長公汝當長侍老人耳乃是年冬長公亦繼二  
子鳴矣嗟乎自己卯距今九年耳公齒歲以增則閱  
閱歲以盛秦凱之書與介眉之觥相待而舉相得而  
章丹轂交馳朱紫輝映喬木蒼蔚槐陰森然而翁且  
髮益而鬢顙益而頰頤益而豐或以爲更少於六十  
時視平津侯應賢良待詔金馬門言辭容貌甚偉動  
天子觀聽吾知其不以此而易彼也翁居晉之河汾  
文中子之所設臯比也杖策而登藐姑射之山神人  
之所栖集也翁冰雪綽約邈若神仙固亡論其落拓  
隱佚以布衣老有類文中者而令嗣奕奕視勳勅輩  
不啻超乘而上之其仲叔氏輔試於豫主試于秦咸  
號稱知人能得士異時必有如杜薛董李蔚爲國禎  
者使世復誦河汾之學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天之報  
施我翁度越王氏遠矣三立今且歸侍翁浣中裙酌  
大斗舉襄陵鶴觴而羞之子于三立去惆悵累日不  
能如吉甫之餞仲山致清風之頌焉惟是從諸君請  
以不腆之辭進三立其入侑翁觴出而語諸昆弟爲  
道燕市竹林之游余其一也



張齡若五十壽序

歲在癸卯孟秋之三日我友張齡若先生稱五十矣  
予不佞率兒子壘等竊效一言之祝侑先生觴先生  
固以辭則固以請先生復固以辭予乃顧謂兒子輩  
先生卽峻拒我然我亦安能終已于一言哉憶溯此  
以往者二十有三年歲在辛巳先生實始來辱臨我  
長干之賓塾長子壘從受書焉時予猶僂然諸生也  
又三年甲申予初宦京邸遭國變南北阻絕家之人  
不獲知予存亡狀而仲子堂以是秋八月始卽兄壘



塾拜先生師之又二年丙戌春叔子堅復從二兄後  
拜先生于會宮之莊舍時子初自長干歸里旋應徵  
北上寄家荒邸中值歲大饑貧不能自給晨炊有迨  
日舖者先生顧枵腹授徒自如或更乞隣周之子有  
憶昔詩其一曰遠遊托子賴師賢仲友交情窮益堅  
冒雨乞糧過屢渡逼冬逋俸動移年蓋念之也嗟乎  
予又安能已于一言哉嗣予授京秩家累移入城先  
生兼課我三子及長女于天尺樓下旋以之入京師  
設帷邸中次女復受書焉癸巳予讀禮歸旋乞疾里  
居卽居之左偏構書室五間口曰雁軒謂兒子輩兄弟  
讀書處也亦小有梧竹花石之屬或暑旦納涼或月  
宵布榼予輒請齡若歌新詩一二章倚柱巡檐而和  
之墜堂堅等漸先生教且久稍知讀詩若古文辭間  
唱酬辨難佐父師笑樂而季子基幼子塾復以次先  
後及先生門迄今誨之不倦也蓋距子歸里之年凡  
再癸朝夕起居冉冉無間不覺遂爲先生稱五十觴  
矣予少於先生六歲回憶長千里布毡賓塾時猶信  
宿事耳而今者髯髮亦且斑然矣嗟乎予又安能已



于一言哉予五子二女無二師賓無二主主無二賓  
二十餘年交如一日寧惟吾祠載籍以來未之或有  
也師道至今日難言之矣師視其弟子若塗人視其  
塾若傳舍弟子亦數更其師若舉棋嗟乎聞先生之  
風其亦可以興矣予竊謂齡若蓋庶幾有道而隱於  
教授者不然以齡若賢而多能於書妙所不窺予嘗  
見其手抄至二三千餘紙望之嶷然展之肅然婉麗  
秀折可喜詩與年進五七言律尤妙絕一時書畫下  
筆合古法嗟乎有才如此而豈肯終爲一家一塾之  
師哉古之以教授隱者或誦開門成市或稱大費小  
費齡若並其名而遜之蓋穆乎深遠矣若此者里之  
人莫齡若知卽兒子輩亦不能深知而師者其知齡  
若者我也嗟乎齡若亦安能令予已于一言哉先生  
其毋終拒我而爲我及其門下士舉一觴



鏡善彙編序

里門諸友奉太上感應經者甚衆釀金授梓並梓功  
過格立命說而燄以病臥山中夏窻小暇因拈格中  
舊案作數語綴之凡六門四十餘則兼益以心經準  
提咒像清靜經及蓮池師戒殺放生文致書金陵洪  
子賡虞董其事賡虞善信士也爲其母孺人許金剛  
般若經并唐宜之先生金剛因果遂同梓焉而益以  
藥師經彌陀經普門品梓潼經寶號救劫章戒論文  
真武戒文爲將好生戒殺文嘯聚報畧雙生同異錄



若于卷然惟言大乘者四大五蘊根塵界入一切皆  
空言感應者仙真神鬼災祥因果一切皆實其說若  
不能以相通而奉之者亦各持其說而互相訾故向  
無合梓合之自是刻始也願世之奉斯編者或攬玄  
圃之積玉或揆滄海之一珠或手持口誦更窮百尺  
竿頭或神解心通如過萬花叢裏果其淨裸裸赤灑  
灑自然一切皆空若能晝勉勉夕惺惺何妨一切皆  
實雖知一切實而精進利濟喜捨無所希望雖知一  
切空而福德禪定智慧不住無爲益廣流通共堅信  
受應機接物使草木之皆兵正令全提識金玉之成  
翳庶啟寶山之筦鑰永作苦海之津梁矣



史畧韻語序

余與太乙胡公別十有四年而再晤於京邸都人士  
之言曰胡公勲日益高爵日益崇

朝廷恩眷日益隆所交名公鉅卿賢豪長者日益進  
居室備京洛之麗聲伎妙吳越之選間於郭外闢地  
數十畝治別墅月軒風榭燠閣曲房野望澄澗樹木  
蒼蔚有山林之態蓋神仙中人也其艷羨之若此及  
余與太乙一再晤解衣把盞晏坐絮語則其於天人  
損益之理惜福持身淑性之道言之亶亶靡倦其氣



冲然時有以自下間論及古今得失成敗人物高下  
又復窮端極委擘肌分理爲經生博士所不逮余因  
歎別公十餘年而學日益氣日損蓋庶幾有道者而  
迥異乎都人士之所云也公坐談之暇出史畧韻語  
一編相示曰此余輯以教吾子者君爲我正之余披  
閱數則辭簡而事該言近而旨遠讀之鏗然如宮叶  
商覽之井然若網在綱善乎栢鄉相國魏先生之言  
曰史而韻之則詩矣公以詩纂史殆與君實考亭同  
功洵哉昔祭遵爲靈臺名將公退之餘則閉閣雅歌

投壺有儒生風然其文辭不少概見杜當陽侯功成  
之後手註左氏唐宋老師宿儒翕然宗之邃於史矣  
而未聞其善詩曹領軍景宗侍宴光華殿立成兢病  
二韻一座歎伏能詩矣而未聞其精於史若公是編  
可謂兼之矣蓋太乙少長穎異力學堅苦壯而投筆  
以功名顯遂爲

興朝槩戟勲臣而益讀書力學自如長公已成名孝  
廉諸公子蘭芽玉立魚魚雅雅其得之庭訓者居多  
余因謂公曰是編也以藏之名山懸之通都可也奚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四  
僅以禪天下之教其子者而公欲私之於諸公子可  
乎因其梓而爲序之若此以見胡公之教其子者在  
韋扶陽鄧高密之上而并以見余之艷羨胡公迥異  
乎十四年之前者在此不在彼也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四

祭曹秋岳冏卿王母文

嗚呼太夫人而竟奄然長逝耶猶憶往者壬午冏卿  
公以名御史直聲藉甚震懼公卿間語次詢及兩尊  
人及王母太夫人皆亡恙含飴而弄者且見其銷玉  
而趨惠文簪筆爲天子近臣何其盛也予輩時甚艷  
之以爲寵旣逆賊滔天神京淪陷公時握節不屈呼  
搶三木之下氣垂絕者屢矣但謂魂魄有知當先謁  
鼎湖次歸首丘一拜太夫人夢寐間先侍于蒿里耳



予輩時各以蒙難不相覲然聞是語也甚悲幸王

師入城出公于刀俎鼎鑊之中仍以故官督畿輔學

政公故盛年負當世名士登其門者咸比之李司隸

狄中丞云然公每與予輩從容密坐未嘗不涕泣霑

襟也謂某不孝蒙恩承乏惟觸藩覆餗是懼越山

峩峩先人之松楸在焉不克一執鐃銜剪刈宿草又

不克侍兩大人後板輿輕軒承王母太夫人歡太夫

人春秋高又不克馳驛使問旦夕加餐狀萬一溘焉

朝露不佞卽有覩面目亦何以對李令伯表也時南北

兵構音問阻絕故公云予輩時慰勞公甚苦然私心

竊憂之謂長江號天塹公家又在明聖湖以南距京

師三千而遙公與太夫人相見豈旦夕事邪居亡何

東南以凱奏聞而公翁若母夫人鼓吹樓船儼然侍

太夫人至矣公時亦以學事復命晉今官一見太夫人

泣十行下疑昔所謂夢寐間者甚悲已而奉萬年之

觴融融如也又大喜謂初願不及是予輩則亦奉牛

酒爲太夫人壽又以太夫人倦于扶掖不克成升堂

禮然間一過罔卿公子舍則神完而氣揚顏懌而貌



澤卽太夫人起居可知矣嗟呼人生百年間離合聚  
散之故摧心隕涕感慨係之而况其在生死鼎革之  
後者邪故予輩更艷之倍于壬午時而豈意太夫人  
以不樂京師風土返棹津門遂真奄然而長遊耶予  
輩念無以如昔慰勞公者唯是徵太夫人之媿德軼  
行以備彤管且致哀焉公則又靳弗予曰婦德不外  
遵太夫人之志也故止爲述其悲愉之迹若此於戲  
于今三年白雲在天高岸爲谷人世庭闈骨肉之事  
不克如太夫人之于公者又何可勝數也太夫人其  
以某等爲與分公之悲愉者而歆之耶抑以謂言之  
不文而吐之也嗚呼哀哉



祭王鉄山廷尉趙夫人文

嗚呼哀哉參軍傷逝黃門悼亡靈丘旣扃遺挂在堂  
或云情至非伊德將爰偕爰處璇閨曲房豈若夫人  
繼相廷尉休戚死生二十餘祀有翁幡然夫人所侍  
絮髓滌觴晨羞夕饋有駒斃然夫人所字逝者容與  
生者况瘁粲簋斯陳几筵斯肆爰佐夫子以睦兄弟  
廷尉歸田甓社湖邊青衫黃綬鳳翥鴻騫夫人貳之  
釀秫擊鮮冀饁有秩梁案維虔廷尉起家膺北門寄  
以大中丞撫齊督薊刁斗風驚羽書雲至邊地苦寒



冰霜夏墜鳥羽不張馬毛如蝟夫人麗署中丞按轡  
鐵駟宵馳鈴閣晝閉間歸休沐雪涕相視南歸未暮  
浮家海外驟颶飄颻洪波澎湃蛟蚪夜聞鯨鯢曉邁  
吞舟而嘻曾不芥蒂夫人忡忡莫知所屆布帆亡恙  
廷尉北征拜表在衿單騎從營夫人不可以筍輿行  
蘆管淒切介馬悲鳴力疾乘軒爰戾京邸公授今官  
夫人疆起詢醫或云勿藥有喜如何彌留遽返蒿里  
嗚呼哀哉玉容鸞逝秦嶺鳳飛銀潢改色婺女韜輝  
西河蒲絕東海芝稀蘭膏猶馥薤露先晞嗚呼哀哉  
列女煌煌中壘所纂歷萬憶年誰修誰短酌彼椒漿  
酌茲玉盃一日素車千春彤管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太師母文

嗚呼以我太母之懿行炳爍內則淑嫻中壘不足揚  
其徽彤管不足罄其美方期岡陵日增永膺純嘏而  
遽乘雲以翔帝鄉耶以我夫子之爲世羽儀爲國梁  
棟方期太母黃髮兒齒俾我夫子入而侍太母于家  
出而弼

聖天子於朝岱宗之雲不崇朝而雨溥海而小子然  
亦得以藉蔭于豫章千尋之下伏枕偃息無齟齬憂  
乃豈意太母遂棄我夫子致使當宁亦暫失我夫



子耶嗚呼痛哉憶昔小子

焚

留戀京邸請急稽遲致

不能一訣先孺人于簣前摧肝裂胸不齒人數我夫

子俯賜奠唁慰諭倍至戒以溽暑節哀爲親惜身至

今思之淚浪浪不禁也復幾何時而更以自痛者代

我夫子痛耶小子

焚

自去年引乞以來病臥于龍眠

之麓不能見一人人亦無過而問者荒僻幽閭滅絕

聞見夏五月長兄文烈北歸詢及夫子近履始聞太

母訃音也遠道既不獲撫輻一慟病軀又不能素車

白馬奉鷄絮獻靈几前我夫子悲怛哀號亦不能跽

左右効一二勸慰語小子

焚

之罪其可擢髮數耶嗚

呼痛哉江南土脉疏惡掘地往往得泉小子

焚

爲先

孺人丘首計屢遷而更卜今尚未知所稅駕也日者

陳兵憲過里門辱顧小子

焚

於呻吟病榻之間爲言

我夫子已爲太母得佳城形家者流交口誦讚如一

騶從威儀極一時之盛會葬者以千百人衢不容軌

道無停駟生榮死哀今古罕覩太母其亦可以驂鸞

服虬而含絜於玉京耶嗚呼太母其德備矣其嘏萃

矣生有自來婺女降矣逝有自在瑤池御矣海內人



士及宮墻小子唯禱于太母佑我夫子節痛抑情母  
損七箸自愛卽吉有日乘國鈞握斗柄金甌覆卜  
鸞誥疊申用光寵太母于未艾小子然復何敢以無  
已之悲重增吾夫子哀以戚我太母九京之靈耶嗚  
呼哀哉小子然自草土以後繼之沉疴支離轉側形  
具而已唯冥心三車之教棲神內景之經蛛網書籤  
蠹閒緗帙其何敢致一言之誅於太母且拜草淚墮  
觸緒悲來情邑邑而如塞辭偏偏而莫申太母其亦  
鑒其誠而恕其不能文耶椒漿遙酌百拜將之太母  
有靈庶其歆之嗚呼哀哉尚饗



女... 卷之十四

祭劉元功夫子文

嗚呼我夫子遂棄小子然而長逝耶憶已酉之夏夫

子以白首郎除分巡寧夏僉事然拜祖天寧寺中依

依不能別蓋口雖不敢言私心竊自念吾夫子老矣

所遇數奇懷抱又甚惡值此荒邊寒苦之地起居安

否未可知然亦且老矣又於垣署俸最淡或內陞需

次歸里或外轉他任勢不能久索長安米以待夫子

歸將母祖道之夕竟為永訣之期耶嗚呼哀哉今果

然矣嗚呼哀哉夫子卒於官署署內蕭然幸梓戚今



蜀撫羅公時為秦藩及同事總戎桑公特為經紀其喪又不能以其喪過歸蓋夫子卒於庚戌之八月而

喪至於壬子之又七月先一日世兄遣价以音來然

聞之狂喜跳躍忘其哀也至次日匍匐郊外道左風

沙淒黯敝蓋飄飄痛哉我夫子至矣至矣嗚呼痛哉

然以癸未成進士得出夫子門旋遇甲申之變夫子

義不為賊屈賊縛拷置營中名曰徵餉然一日短衣

束竄遇夫子於道數賊挾刃夾之不敢問訊以目而

已然自此遞跡南歸深愧不能冒死一省視夫子於

戈槩桎梏之中輒嘆古弟子之於先生者豈其然哉

至今以為恨 興朝舉逸然丁亥入都以庶吉士蒙

恩改授得侍夫子於垣中凡五六年出入諷議曉

夕步趨平生追隨之樂無踰於此夫子性好施子急

然諾拯危濟困名譽滿天下賓客日益進輻輳雲集

咸嘆為一時之盛乃是時故輔溧陽方秉銓政雅重

夫子夫子顧落落終年不一往還其持論又多相枘

鑿然遊於夫子之門其於溧陽為年家子又同年生

相善也彼此不相諱故一二與聞之及溧陽獲嚴譴



六垣之長皆被謫夫子與焉嗟呼彼一時也爰適以

丁艱去職反免吏議而夫子以經年不一往還之人

波累鐫調爲卑散官坐此一躓不復振偃蹇中外十

餘年以旅殯終嗟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百世而下

誰爲言之而誰爲明之者哉嗚呼哀哉人生一世間

委贄而下事親與師其大矣然少也不幸早列清華

浪致名譽矯情苦行冀以躡顯釣奇於吾母也不及

養而母卒哭泣而已於吾父也名爲侍養者十年竹

里茅齋菽水而已士之養親者也非大夫之養親者

也傷哉貧也謂之無養可也其十餘年間於吾夫子

無毫髮補益固其所矣爰丙午服闋再入梧垣而我

夫子老矣宦益困賓客益衰家益落其喜施予急然

諾如故室無長物則稱貸以益之爰亦垂老矣不敢

云能矯情苦行如少時乃時詘心違車薪杯水坐視

我夫子之枯槁顛顛追呼在庭而不能有所規設以

解夫子憂夫子之出也不能爲治裝夫子之卒也不

能以其喪遄歸而至於二年之久傷哉貧也尚何言

哉嗚呼哀哉雖然夫子之去思載名宦讜論載國



史其不朽者在天壤公子賢孝能讀扶風書阿咸撫  
軍昆仲竹林誼篤經理具備我夫子其亦可輾然一  
開顏於玉京乎然老且病不能爲文又不敢以其不  
能文而他乞以滋僞惟畧書其中心之恨恨歉歉者  
如此而其不能盡者仍不能盡也舉尊一慟夫子其  
聽之否耶嗚呼哀哉

祭季大年夫子文

嗚呼我夫子竟溘然而仙逝耶夫子抱碩德而不獲  
享其報負濟世才而不獲展其用有子若孫才且賢  
而不獲見其成立貴顯嗚呼奈之何竟溘然而長逝  
耶夫子以庚辰名進士筮仕一令得江南之涇政成  
而民和穰循良第一壬午鄉較兩臺遴爲同考入闈  
後分閱諸經事秘甚外無得知者予三場畢偶夢謁  
漢壽亭關帝君祠再拜請示帝曰若問科名事人間  
那得知此去某山某真人居焉盡在詢之遂若有導



予行者至真人所再拜請示真人曰汝自入闈中視  
之復若有導予行者遂至一所導者及門而止曰此  
闈春秋經房季某居室也予獨入見夫子臥布帳中  
案上燈熒熒然文卷狼藉內一卷則予卷與伯兄文  
裂卷合爲一予且拜且泣向帳中叩首曰先生其收  
錄我忽爾驚寤榜發予獲雋急詢房師爲誰果吾夫  
子也及對卷時則一場三場乃予卷二場則伯兄裂  
卷蓋伯兄與予經相同名相似故彌封時悞入耳賴  
應天府尹金公諱蘭改正之公昔督學上江試諸生  
拔予第一者也嗟呼異哉予通籍已二十餘年林居  
者十有四載於師門無毫髮報効而夫子溘然長逝  
矣嗚呼痛哉壬午歲予謁吾夫子於涇涇爲李供奉  
白遊栖地有水西琴溪碧山桃花潭諸名勝夫子視  
予猶子公暇時挾之游小溪捧一小爐囊一素琴山  
水佳處則止焚香煮茗彈琴一擦或令予立進詩一  
章紀盛遊以爲笑樂予因此窮遊涇邑諸名勝并得  
與碧山查氏應琦文若相若諸兄弟交碧山茶製法  
近於芥疎通馨逸查氏歲餉我以爲常雖至都門亦



然聞夫子訃之次日碧山新茗亦至對之不忍啜因  
舉一杯遙奠我夫子聊代椒漿桂糝云嗚呼痛哉予  
家居時有小墅在東龍眠屋八九間山水藏折林木  
蔚然奉先大夫游息其中一日忽報吾夫子至先大  
夫於夫子爲同年友喜甚把手蹙目以爲自天而降  
因盤桓近月山巔水涘經丘尋壑兩老人皆健步登  
山如夷越澗如闔夜則先大夫飲酒夫子喜自煮山  
中泉點茶自飲并飲先大夫及予并座客一時父師  
山水之樂爲數十年所未有此壬寅之冬十月也夫  
子別去之次年正月而先大夫見背矣予再至竹里  
桃溪梅谷舊游息處輒忽忽如狂易人遂小草再出  
訃去先大夫棄藐孤之日又七年而我夫子復棄不  
才弟子而逝矣日月幾何哭吾父旋哭吾師焉而予  
亦垂老矣追憶昔游邈若天上嗚呼痛哉予再入都  
夫子時時惠手諭見訊最後鄉姻臨淮令魏君來又  
接諭札小楷完好非臂力强因日光澄霽者不能窈  
喜謂我夫子不期願不止矣而豈意臨淮之札遂爲  
我夫子獲麟之筆也嗚呼痛哉前月之廿九日夫子



老蒼頭青衣冠來見之甚喜出其函面姚某啟非夫子筆也驚愕不敢問而心已識之變色淚下蒼頭隨泣曰此去年臘月十三日事也嗚呼痛哉世兄書來致夫子遺命以晶壺晶章犀觥蜜墜各一見賜曰口澤存焉爾手澤存焉爾嗚呼痛哉夫子壬寅過龍眠會賜予斑竹椅六張予入都適兒輩以此附糧艘載至列書室中如見夫子焉甚喜今則觸目愴懷悉成遺愛十賚斯存哲人焉往嗚呼痛哉夫子家居貧甚而性嗜疏泉布石蒔花植木之屬園近郭濱河有亭有樓有臺古木千章吟風蔽日予小子每爲神往擬歸田後尚得鳴榔執杖侍我夫子側如靖節藍輦故事而今已矣嗚呼痛哉雖然夫子宦雖薄而棠愛甚著身雖遜而名行甚高子若孫雖未卽貴顯而家德甚修文譽甚盛豐城之劍荆山之玉所待者特耳終當策名天衢顯揚未艾我夫子復何憾乎予小子於我夫子病不能視藥餌殯不能躬含殮自癸巳迄今焚筆硯者十有餘年又不能搯觚濡墨表揚我夫子逸行令譽於後世僅彈泪爲誄畧述平昔知己之思



聚散之感而不能文也我夫子其亦念其情之哀憐  
其辭之陋輾然一聽之耶高山峩峩江流沔沔湯辭則  
有極我哀靡央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水壺少宰文

嗚呼哀哉君遂棄予而逝耶君氣充而神健不聞以  
善病名月前朱華蔭過別始云君今夏有消渴病予  
笑謂此適然耳後聞君微恙小臥予屢命弟及兒子  
輩及門往問安否門者或曰瘥矣或曰未也予亦漫  
應之且以朝審秋審屆期退食時檢點招冊至丙  
夜不能自休始終未一過榻前詢君病狀至十五日  
朝審予與君姻家副憲李公班次相亞微聞李公价  
急趨至云君家有价來此予不敢復問而心動曰噫



嘻王君其死耶痛哉審訖疾驅至君門而君真死矣  
嗚呼哀哉君以盛年通才負大名佐銓政天下想望  
其風采以爲黑頭公輔霖雨天下在指顧間予自顧  
老矣私心竊自喜謂他年或林居或丘首王君年位  
未艾吾子若弟當得此君力而豈意君應哭予者而  
反令予哭君耶嗚呼哀哉君爲少司寇及爲少宰皆  
與修二部條例終日從滿漢諸公後詳攷確議退食  
之暇間一過予亦深論移日予先後謂君曰勿殺人  
於一時有限例殺人於萬世無窮又曰筆勾一家哭

耳例勾萬家哭矣君喜甚曰此夙心也值一時同事  
皆滿漢大賢持議仁恕君間效一二參酌其例之已  
甚者皆稍爲更改漸劑於寬平故君之卒也同朝知  
與不知咸爲流涕而先後同署諸公哭之尤哀今冢  
宰昔司寇對公與君同事久聞訃同滿州兩少宰率  
其屬而來哭之甚哀哀畢曰惜哉惜哉蓋爲國惜人  
也督捕折公晤予於育嬰堂亦三嘆曰 國家失此  
一人矣嗚呼痛哉君才達而有守微涉署事雖至戚  
師友不能強內一錢又遇事有執持其事予素謹所



言公無不唯唯有一二親暱相干君輒婉辭異謝既  
別去予輒喜謂兒輩曰此君於我若此其他可知矣  
因淡器君謂真能任重者庚戌撤闈卽過予告曰中  
卷麟經中式者二已闕定矣值後場貼多卷不及額  
例應退一三先生及生覆較二卷工力悉敵幾如沈  
宋之昆明詩再閱至生生見其天爵卷中有實司陰  
隲之權一語忽動一念曰先生每言必及陰隲此豈  
天之所以啟予乎因曰此卷微勝三先生亦覆閱而  
領之及折卷則五河錢生也彼一卷得毋爲世兄乎

急索稿閱之曰是也生罪矣罪矣予笑曰此當因錢  
君陰隲勝耳雖然安知非天之所以陰隲吾家耶因  
言士子中式結八比緣正如男婚女嫁耳乃婚嫁之  
後有幸焉有不幸焉甚有大不幸焉者如上官桀之  
娶兒婦吳起妻父之嫁女是也君桃李滿天下他日  
當念鄙言君悚然曰敬當終身誦之不敢忘今年君  
二子皆在雍應試文采聲名俱藉甚乃榜發俱被放  
予扼腕久之旣而喜曰君真能念鄙言矣君之廉而  
執能以公克私臨大事有斷類若此使天假之年必



能爲名宰相弼

聖天子致太平而年僅踰四十功名以少宰終嗟呼痛哉天之生才實難旣生之矣而復用之矣且大用之矣然不使竟其用悠悠蒼天此何心哉君於師友誼甚篤予自癸巳家食十餘年君歲時音問不絕同年生如王君朴齋身後君經理其家撫其子若弟視昔有加安君復旦唐君濟武先後來京視予皆主於君家館餐無倦行必以贐至者如歸今君一旦捐館舍計朴齋復旦且相迓於九原道上握手道謝如平生而兩家子弟及濟武及諸同年生聞訃之日必各爲位以哭吾不知其滂沱呼頓之何如也則予之慟豈僅爲一人之慟耶嗚呼哀哉予之壯也病今且老焚筆硯者二十餘年去年季大年夫子自南豐訃至寄文而遙哭之君亦附漿糈焉今年秋劉夫子靈輻至自寧夏予迎拜於郊寺宵爲文而朝哭焉君亦捐白金六十以賻今幾日耳乃又爲文以哭君耶蓋二年之間予爲弟子則哭其師予忝爲師則又哭其弟子焉何其悲也嗚呼哀哉君之才用雖未竟然其名



位亦庶幾古之不朽者有丈夫子二能讀父書有聲  
雍庠間他時可必成立又已有男孫三蓋君之成名  
早宦顯早得子與孫亦早而其卽世亦早日昃月虧  
福鮮全備命也哀哉雖然君亦可以無憾矣予之始  
見君於濟南也君年方十九一榜稱最少今又二十  
有四年而哭君於京邸蓋君一身之始終予皆目擊  
之而予之老亦可知矣又安能效無益之悲以重貽  
逝者憂耶予於君過從邸中亡不淡談獨未一言及  
生死之學謂此他年事耳而豈知其終不獲一言耶  
虛空粉碎石火萬年成住壞空無一實相二十四年  
之前予不知有水壺四十三年之前君亦不自知有  
水壺御氣而來撒手而往自此以後予之視君并願  
君之自視亦若此而已矣予一慟之後無餘哀矣因  
書此爲誄并錄一通向靈座焚之君其聞而知之耶  
見而知之耶否耶嗚呼哀哉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五

祭宋艾石方伯文

嗚呼君竟捨予而長逝耶甲寅春君以粵藩入覲  
覲事畢謁予於京邸留談竟日其六子世勳年甫九  
齡立椅上向几作大字如斗運臂落紙如飛觀者錯  
愕予亦繞案稱竒相笑樂然君神氣已衰臧謂予曰  
生將以病請恐不能再侍臯比奈何予亦老矣身不  
能乞休而喜人乞休輒極口從臾之未幾而君果以  
病得請矣又豈知歸里未數月而君竟逝耶聞訃



之日且喜且傷之使君非入覲覲畢而不以病歸則  
粵中方多故兩臺素倚君如左右手一切當強君臥  
理之君一旦捐館舍拊鼓傳芭大招於數千里之外  
視今日吟嘯故山子孫繞膝歌於斯哭於斯君復何  
憾哉唯是君素負不羈之才犯難不撓應機立斷揮  
霍開闔脫略細節有郭代公之風當今疆場多故之  
時使天少假之年俾得建牙擁旄折衝制勝必能勝  
其任而愉快今僅以方伯終官不爲不顯秩不爲不  
崇而不獲一抒鷹揚虎視之氣祇與繩趨尺步低頭  
理錢穀簿書之士腰金紆紫一槩而並論之君豈能  
無恨恨於是哉君性重然諾急人之急傾囊落產無  
所吝惜而於師友誼尤篤憶甲辰秋君自楚赴晉臬  
任停舟皖江迂道策騎來桐城存問予山中慰勞贈  
遺嚴渥臨別復留白金三百兩密付兒輩曰以備夫  
子不時之需言訖愴然蓋是時予室夏安人病已篤  
君心憂而難言之後閱月而安人卒時予林居十餘  
載矣非君留金幾不能成禮至今心鏤不能忘今君  
亦逝矣逝之期月至鬻田以償索逋者予不能具織



毫賻莫遣一介之使以撫慰其遺孤悠悠我心能不  
悲哉予與君在戊子巳丑間接聯聚首於東署燕邸  
彼一時也君雄豪自喜予亦年少氣盛視握手分袂  
爲適然耳不知有惘惘不豫之色旣君再見予於山  
中蓋已距巳丑十有六年師弟之間喜晤難別壯懷  
亦略盡矣後又十年而再見君於京邸君旣甚衰予  
復垂老皓首相對且爲慶幸後會何期不敢念及趙  
孟有言朝不謀夕蓋其偷也而今已矣計予與君稱  
師弟者二十有八年始終聚晤者四耳嗟乎聚散恒  
事也忽忽而壯老隨之又忽忽而生死隔之回首數  
十年如追逐騰藉而至嗚呼可畏矣哉雖然君之年  
踰水壺西樵遠甚宦績著於六省家聲嗣振未艾其  
亦可以含笑於九京矣予聞君州近勞山神仙之所  
窟宅也君而有知其亦可輾然驂鹿於其間耶予焚  
硯旣久不文之辭直寫胸臆椒桂有盡蘭鞠無極君  
而有知尚一聽之否耶嗚呼哀哉



祭吳玉駟都諫文

嗚呼公竟別予而長逝耶憶公去歲假歸以昧旦發裝祖道者皆以後期不逮予特馳騎及門公已登車矣停車深語者久之予切切以及期早入都爲囑嗚呼豈知河梁攜手之日遂爲故人永訣之期耶公體壯而神完又知導引習岐黃每日五鼓起讀書數帙或復知交筆札平明卽入署以爲常予同辦事垣中窮年未能或先也計公不應病卽病而內鍊神氣外進劑餌亦應不至彌留乃顛亭嚴給諫自南來日



晤公於榻間噫嘻公真病矣未幾而山琢徐侍御人  
南來始微聞公凶問予且信且訝之又未幾而李書  
雲給諫夏敬夫侍御各有手字至道公病狀且曰臨  
時沐浴更衣語不及私神明朗徹端坐而逝噫嘻公  
真逝矣嗚呼痛哉公以名進士高隱不仕膺薦勉起  
特授垣中以天下事爲己任知無不言而絕不肯  
毛舉鷲擊以博風力各其在垣署閱各垣所存錄疏  
或至日晡不歸歸閱邸抄撮其要者分六曹帙之其  
朝夕留心天下事如此一與公同事者數年嘗謂公

言言官糾叅易條議難糾叅不當害及於一人條議  
不當流毒於天下奉 溫綸而懼甚於奉 嚴旨蓋

言不當而不行譴責僅在一身言不當而行則負  
朝廷以害天下若公之條議酌古準今窮原極委言  
必可行而大指歸於敦大簡易可稱諫臣而大臣者  
矣公遜謝曰我未之逮也然君實知我心嗟乎言猶  
在耳予與諸同人咸以大臣期公而公竟以諫臣終  
矣嗚呼痛哉予林居十餘載再入京邸終懶且病宴  
飲謝絕唯同鄉言路數子月一雅集六簋數觥而已



同集者爲公及李書雲及子三給諫俞天木夏敬夫  
謝鶴坪徐山琢施硯山季蒼葦徐孟樞七侍御而公  
之兄玉隨先生及子年執宗伯龔先生先後時讌遊  
其間今春王正月例一舉觴屈指舊遊則鶴坪留滯  
晉陽書雲蒼葦連翩以丁艱去敬夫以請假孟樞以  
需次俱歸里無復曩時之盛又其甚者天木馭鶴於  
雲中我公復騎箕於淮上曾日月之幾何黃公壚畔  
邈若山河又不止於聚會之艱離合之感矣嗚呼哀  
哉公之兄玉隨先生方以德行文文章名世佇將旣卜  
公諸公子皆鳳翥玉立克讀父書公未竟之緒公子  
必克竟而張大之公功名在國史行誼載鄉月旦文  
章藏名山公亦可以無憾於九京矣獨予於鄉會皆  
辱爲公同年生又同事垣中最久辱愛最深而不獲  
椒漿桂糈一躬奠於公前誅言有盡而悲心無已也  
姑一略言之公其聽之否耶嗚呼哀哉



祭朱華蔭封翁文

嗚呼痛哉公竟捨我而長逝耶公素不知病去冬忽  
中痰眩幾殆旣愈坐板輿歸里予適過於道左公褰  
簾謂予曰我暫歸耳來春當北轅今歲數得公書腕  
力甚健予喜甚詢其使曰不寧惟是且挽弓一石彊  
矣予益喜甚謂公且旦暮來嗚呼豈知褰簾之日遂  
爲永訣之期耶嗚呼痛哉予與公交自丁亥始彼一  
時也予年少氣盛雄豪自喜所遇亾不睥睨見公虬  
髯虎視機略內蘊肅然異之以爲一時之傑握手定



交朝夕過從甚驩或月下馳馬長街挾姬縱酒以爲  
笑樂無何而予辟債之事起甲申歲予避寇海濱不  
能歸韓次卿實資給之丁亥予入京邸次卿適以事  
繫獄初出命予爲保債數千金予不忍辭諾之時旗  
之索逋者橫甚歐辱縉紳視之蔑如也公畫之曰盍  
暫避諸待其氣少頓欲少殺而後可徐圖也遂謀遁  
於內城楊諧五之宅予盡遣僮僕他匿獨公挾數騎  
衛予入城遇子錢家時姓者於塗立馬語良久別去  
忽旋馬疾馳至呼予曰得無遁乎公大笑曰然時姓

者亦大笑復馳馬去次日諸子錢家聚開于公之堂  
曰居停主人無多言時君遇諸塗矣時予寓公家故  
云公徐應之曰姚君所在我實知之不汝欺然亦不  
汝告也上天下地唯諸君命之諸子錢家恨甚度終  
無可奈何故爲大言恫喝徐徐散去自此或一二日  
一閱以爲常久之事乃解嗟乎緩急人所時有也士  
平居談意氣指天日蹈湯火不反顧及一旦臨利害  
僅若毫髮輒囁嚅次且遷延而辭避若此者滔滔皆  
是也聞我公之風者可以興矣詩不云乎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惜哉若公者其才氣必不可以死其年又  
可以無死而竟死矣悠悠蒼天此何心哉予以兄事  
公者垂三十年其家之自微而顯自盛而衰自衰而  
復盛予皆目見之皆公一人始終經理而老其身於  
夙興夜寐車塵馬跡之間年來念雲躋九列萊襦成  
進士至去歲季弟徽蔭以勞吏

內召公曰譬諸

役車吾其休矣趵突可營吾將老焉予聞公別墅有  
山水林木之勝尚擬引病南歸時迂道相過把酒扶  
杖談少年以賴事回首三十年前石火電光之速因

以提唱無生之學而豈知公竟不我待耶蓋天與公  
以文武幹略負草澤公輔之望而不使其身膺一命  
之榮天與其家以閥閱貴顯三戟盈門七葉珥貂之  
盛而不使公之爲父兄者得享一日之逸悠悠蒼天  
此何心哉往年予在山中聞公仲氏訃音爲詩而遙  
哭之又四年哭雲門於郊園酒脯蔬核一慟而已不  
敢爲文頌寃以祭之今又十年而哭我公焉然則予  
之衰也亦已甚矣去冬病困絕而復蘓伏枕間頗以  
不能待公北轅爲恨而豈料公反不能待予之南耶



嗚呼痛哉公之少也卽與賢豪鉅公遊聲名滿天下  
海內識與不識咸交口誦朱長公云公居鄉博施利  
濟投止者如歸望賑者如携雲門開制府兼轄齊魯  
按部過故里齊魯文武大吏咸郊迎伏謁鄉黨愕眙  
以爲榮公戒舍中兒及宗族恂恂彌謹又爲桑梓籌  
利病興革甚備庶幾古所稱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  
者家世烜赫無足艷而一門之內伯叔兄弟子姪如  
一人隆隆未有艾蓋孝友之世澤然也嗟乎人孰無  
死公死可矣予忝公異姓兄弟交於其卒也官守斯  
羈輻不能撫其聞訃也老病哽噎哭不能慟其製誄  
也硯焚才盡言不能文亦何以揚公之媿而寫予之  
悲也耶椒桂斯陳蘭鞠無極率諸子弟踞進一觴公  
其嚴然而來燕否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五弟文

康熙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行年五十有九老兄文  
癸病中伏枕爲文祭于五弟翼侯之靈曰痛哉吾弟  
忠孝知勇人也予教之誨之二十有餘年以至今日  
謂可代予持門戶者今年方壯而宦方起庶幾數年  
間提挈吾兒輩居京邸予藉以息肩矣乃四月二十  
三日忽爾凶問自天而降信乎曰信矣嗚呼弟死矣  
痛哉老兄痛不可言而不敢哭哭則老兄病軀亦死  
矣老兄哭亦死忍痛而不哭亦欲死兩兒侍側懼老



人之哭亦死老人如之何哉如之何哉痛哉弟年十九中辛卯鄉試式癸巳子丁先太夫人艱歸隨引病山居與弟討論酬唱者十有餘年予宦游既貧弟尤貧然於先光祿公小有游讌輒治具賡詩以爲樂弟前婦張孺人卒值弟游他所予妹蕙綢檢其遺奩有篋甚重而封識之曰治具啓之則青錢數十千或百文或數十文各小繩束之不等蓋其日月積累以佐堂上觴咏者也嗚呼痛哉妹蕙綢適于方而少孀先太夫人極憐之妹後太夫人十年卒其病篤也弟密書手疏請減身筭十年以益姊齡曰得一二 year 待其子之婚足矣步走城隍廟哭且拜而焚之予輩不知也里友毛麟州遇而淚之曰人間有如此姊弟乎太夫人爲不亡矣妹卒後撫甥方曾祐特篤嗚呼痛哉弟辛丑成進士癸卯居先光祿公喪哀號淡墨慘動左右有老僕方順一竊語人曰堪稱孝子者唯五郎君耳予聞之驚愧恨恨者累日嗚呼痛哉已酉授德安令以清慈著聲兩臺交章薦之又舉卓異江右賊猖獗南康彭澤湖口一時潰陷弟與把總魏久功誓



死守曰吾不敢負

朝廷蟒繡之恩不敢辱吾總憲兄也城守三日用計  
賊賊臨河不敢渡值兵至城全弟詩曰鼓伐三更  
壯葦燃一面紅蓋實錄也語云崔司徒可惜李宣城  
可哀若吾弟者惜哉惜哉不獨爲吾家哀也已乙卯  
弟行取入都丙辰以部例應迴避不得與考選候補  
五部主事是年春予嘔血痰結氣塞瀕危忽喉有聲  
而甦時二更矣弟侍側瞪視把手語兒輩以爲更生  
此時予不能因病引退致弟清華望絕愧恨實甚然  
豈料老且病者不死而壯且強者反死耶嗚呼痛哉  
予嘗訓弟曰官當爲可進可退之官家當爲可富可  
貧之家人當爲可生可死之人爲官母令其可進而  
不可退爲家母令其可富而不可貧爲人母令其可  
生而不可死弟深嘆以爲至言今弟有美才而不得  
試有大志而不得舒子生而不育者數人廉吏不可  
爲而遺負數千金年又未及艾此誠不可以死者而  
竟死矣老兄前言其大謬不然哉嗚呼痛哉弟不幸  
死矣又不幸盛暑客死矣又幸在大梁董撫軍會徵



爲予十餘年兄弟交所以購木而附身者甚腆而速  
若在京吾不能也豫中當事諸先生存恤備至殮之  
五日而大姪陞赴北闈鄉試道經汜水聞信奔赴哭  
奠而省視之予已作字四弟命擇子以爲弟嗣予殘  
喘或無恙俟秋涼當經理弟櫬及弟之婦及女并眷  
屬以南歸仲兄及四弟六弟自朝夕撫慰之頃家信  
至弟長壻孫曰琨已援例入雍數年內當令嗣子成  
立女長而教之以歸于張學士之子某嗚呼弟誠不  
可以死者而已死矣則亦可以死矣痛哉嗚呼地濶  
天長今來古往人生其中一粟太倉其不可以死而  
死如弟者多矣弟性多鬱所遇又多鬱其病也手書  
紀病狀亦以鬱今已矣并其能鬱之身與多鬱之性  
而亡之矣其亦可放眼曠觀而逍遙于無何有之鄉  
耶否耶老兄望弟以哭我者今已矣又安能反爲弟  
哭耶此誅草藁初成不敢至靈座前聞哭泣聲命兒  
輩先拜而焚之嗚呼哀哉



先妣 勅封孺人姚母倪太君行狀

嗚呼先妣太孺人遂棄

不孝

等而長逝也痛哉痛哉

先妣年僅五十有四入今歲始多病病非久輒愈

不

孝

滯京邸私心切切憂之

爨

豈意其遂至此先妣

在不能侍菽水養於堂先妣病不能奉藥餌訣於簣

先妣歿不能視含殮躬於棺聞先妣訃又以家大人

在堂不能一慟竟絕以從先妣於地下嗚呼痛哉怍

怍營營焉懼懿德之日泯欲銓述一二言以求大君

子不朽之業而竊反

爨

自讀書少知成立十餘年間



燄 在南在楚先妣從家大人於蘭谿於東陽先妣南  
燄 計偕於北宦於北 燄 歸自北未二年又違先妣養  
來宦於京師七八年所中間僅一迎省於揚州纔十  
餘日耳而遂與先妣永訣矣所知亦復幾何而敢以  
辱壺儀少有所知又昏憤摧頰中百不能記憶一二  
間記憶一二又哽咽涕涔涔下且忽忽忘之矣又不  
敢遲之又久以負大君子之念存歿而辱問者姑述  
其昏憤摧頰中所記憶百之一二又操管時哽咽中  
輟其忽忽忘之者又止得百一二中三之一也是 不

孝 將欲以章先妣之德而適以湮之以虛大君子不

朽之賜此其罪復浮於生不養病不侍歿不躬含殮  
之上也 燄 卒已無可柰何憤憤惘惘切切憧憧間遂

且勉爲狀矣嗚呼哀哉先妣倪氏故太僕卿諱應眷  
公三女也倪故桐望族太僕公以殿中名御史所在  
巡歷有聲諸子或仕至二千石或以經術名其季宮  
諭公出入禁幄赫赫望在公輔間孫近十人或早成  
孝廉或晚達悉諸生祭酒一時里門稱太僕公爲天  
人閎闊極一時之盛而先妣自于歸以來淡素性成



被服無他華飾蓋不自知爲世祿之家矣先妣歸家  
大人及兩暮年而姑恭人方氏卒我王父觀察公曰  
新婦事姑謹御下慈綜理慎其總我家政以佚予老  
于是先妣遂兼理門內之事我王父忘恭人之亡卽  
諸妯娌族黨間亦遂以恭人爲不亡也我王父卽世  
我庶王母陸氏繼歿先妣撫其一子果及女於家訓  
誨撫育以至長成有室有家曰此舅之志也家大人  
嗜書嗜客喜周急從不問家人生產事有不給先妣  
時時傾簪珥繼之不令我大人知家大人以嗜書嗜  
客喜周急中經寇亂家產日落家大人不知其家之  
落也旣家大人成進士爲令清白刻苦先妣一從于  
蘭谿再從于東陽安貧無間言曰北門之謫彼何人  
哉以予得助夫子稱清白吏足矣先是天啓丁卯秋  
試家大人得乙榜悲歌感慨不自勝先妣密遣价走  
金陵聘庶母郭氏以歸擇日拜見家大人大人曰吾  
與若兒女成行何以有此舉先妣曰吾正爲兒女累  
恐朝夕視事或疎爰命此女侍巾櫛以紓子憤以佐  
吾職由此撫愛有加其娠也謹視而善護之其免也



手糜粥而督婢進之或夜分不肯寐子擇善乳而乳之以至有子女四人皆成長識言語時始知為庶母郭氏所自出家大人嘆之紀以詩曰職允稱中饋恩尤及小星時時門內吟咏以為娛樂也先妣鞠諸子備慈而教一準於義平日家訓不悉著其一二大者不孝爇成進士選庶吉士三閱月而流寇陷都不孝

爇遁歸拜先妣於江寧顧謂爇曰兒以吾兩人在歸耶吾喜兒之生歸而悲兒之不能以死歸也吾失教兒吾不如王孫母遠矣爇時俯伏涕泣不能對是時

南中黨禍作浙直指左公於家大人姻戚也家大人令東陽討亂賊許都有功左公疏聞於朝及南渡柄國者顧以左公黨庇姻戚激變殺降與家大人俱被逮不孝烈爇等憂惶計無出哭泣匍匐求解於當

事者某某曰此易耳吾於若父奚仇仇左耳若等能為若父疏稱浙東事皆承左指則罪獨坐左若父解矣非惟解且得復官不然上怒不測將傳二首以狗浙東今何泣為不孝等涕泣歸以告先妣先妣怒杖擲之曰兒以是為生而父耶身死心死等耳且是獄



也人則以左公而累若父事則若父而累左公義不  
得令左公獨死若父獨生且若等以此而生若父若  
父何以面里黨此後里黨復孰肯為我家姻媾者我  
知若父心而若輩不知我心也平昔讀書何為  
不孝  
等復涕泣受教逡巡十餘日吳辭謝當事者言今母  
病甚未遑也當事者笑而出之數日逮益急先妣亦  
恬然安之後

王師南下左公及家大人俱無恙  
不孝兄弟  
時時為

左公言不謀于吾母幾陷於不義先妣之明大義臨

事不惑遇大利害不亂皆此類也家大人被逮事解

家落益甚歸隱小龍山僦舍而棲乞米而炊先妣偕

隱無退言無愠色  
不孝然  
龍懷歌中所云茅簷土室

間荆榛山鬼夜嘯虎晝嗔者是也後  
不孝然  
來京師

先妣偕家大人城居時諸子女孫女孫數十人食指

繁甚先妣不自佚悉躬經紀而衣食之  
不孝然  
雖名

為宦實不能積升斗之美以奉甘脆需亦庶幾得邀

聖恩辭職侍養以贖  
不孝  
罪而豈知先妣竟舍我

大人且捐  
不孝  
等而長逝也嗚呼痛哉先妣即世前



數日無他病唯覺心中忽忽不自怡偶顧謂 不孝 數

等而言曰我得無病乎雖然卽有萬一憂我俯仰無

所恨唯三兒五年未得一見其媳雙瞽多病少可念

耳又曰得毋悞爾等春秋試乎 不孝兄弟 方駭愕母

何爲出此言越二日爲天中節諸子女孫女孫畢集

先妣勅家婢具飲饌如常且命取蒲黃酒遍飲之又

一日而忽欲臥臥竟不起矣痛哉痛哉 不孝 以工

科左給事中於正月初六日拜疏請假歸省行至

午門爲同官追阻不果封而是日兵科都給事中之

咨達吏部又數日而 新命下矣前疏遂已矣痛哉痛哉後邀

聖恩宥其大罪方期勉圖報稱無敢及私而家大人

以書來言先妣多病狀意怛怛不自寧於五月十七

日具疏以省親終養並請奉

旨下部越十餘日而先妣訃音至矣痛哉痛哉計正

月疏得上當能馳歸及先妣之存一言死無所恨卽

不然而先妣能少待二三月 不孝 亦且馳侍篋前

亦死無所恨而今竟若此不得見者五年不及待者



三月病中一言終天捨地不孝癸萬死莫贖也天乎

痛哉痛哉先妣生以明萬曆己亥十月廿九日之子

時卒以清順治十年癸巳五月初六日巳時以

覃恩得封為孺人相家大人者四十年家大人諱

庚辰進士子八長文烈辛卯北雍鄉試舉人娶方

氏次文勳國子監貢生娶齊氏次即文癸娶夏氏次

文贊庠生初娶張氏繼娶戴氏次文葵辛卯江南鄉

試舉人娶張氏次文葵庠生娶倪氏次文慶庠生聘

左氏南渡所謂黨庇姻戚者也次文良聘江氏二俱

庶母郭生女二長適推官方公畿子邑庠生方于宣

于宣早卒自誓柏舟次許聘中書吳公日昴之子兆

武次許聘學士方公孝標之子方雲履二亦庶母郭

生孫十三人士陞士墜士重士堂士堅士壘士量士

塗士基士塾士臺應甲士畬俱未娶女孫七人長適

江臯餘俱幼不孝癸念無以釋終天之憾死不足塞

責唯是辱名公鉅卿哀而賜之一言使不孝癸得捧

歸里門以解家大人悼亡之戚以為先妣貞砥之光

不孝癸死且不朽謹泣血具狀於左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六

募修準提閣像引

予嘗讀子美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之句蓋潛然  
隕涕也曰嗟呼佛事之興替可以覘盛衰焉往者吾  
桐全盛山川秀衍民風叙殖野處有栗里鹿柴之安  
邑居有梓澤辟疆之麗而人又以餘力營造紺宇山  
祖水滄罔不旌建朱幢翳日絳節連雲嗟呼何其甚  
也今十有餘年周原茂草畫棟劫灰梁上雉飛燕泥  
空落欲求一丘數椽僅庇風雨則已歸若靈光矣然



則龍象哀泣世尊塵埃固其所也嗚呼浮屠家法三  
宿嘉桑猶墮愛慈是區區者何足言雖然亦可覘世  
變也已樅陽舊有準提閣歷年多故像塵殿圯信者  
掩涕今僧明燃誓爲已任務期丈六輝煌碧宇輪奐  
億衆瞻仰因敬生悟予旣嘉明燃之勤且誠又念里  
人喪亂餘生見人命之朝露感桑海之眉睫應祛慳  
痴共襄盛舉又感流亡漸集雨暘以時民得以衣食  
之羨從事福田是皆可喜也至若拂菩提樹拭明鏡  
臺人自有莊嚴佛土者在則雖大地爲黃金恒沙爲  
珠玉布施當無踰此後之過斯閣者亦或歸而求之  
矣



則龍象哀泣世尊塵埃固其所也嗚呼浮屠家法三  
宿嘉桑猶墮愛慈是區區者何足言雖然亦可覘世  
變也已樅陽舊有準提閣歷年多故像塵殿圯信者  
掩涕今僧明燃誓爲已任務期丈六輝煌碧宇輪奐  
億衆瞻仰因敬生悟予旣嘉明燃之勤且誠又念里  
人喪亂餘生見人命之朝露感桑海之眉睫應祛慳  
痴共襄盛舉又感流亡漸集雨暘以時民得以衣食  
之美從事福田是皆可喜也至若拂菩提樹拭明鏡  
臺人自有莊嚴佛土者在則雖大地爲黃金恒沙爲  
珠玉布施當無踰此後之過斯閣者亦或歸而求之  
矣



樅陽放生會前紀

今年夏余友洪賡虞自金陵來龍眠因閣案頭感應經說定中非禮烹宰諸因果遂談及金陵善寶庵放生之盛予聞懽喜無量旣而賡虞歸復以唐宜之先生時所撰善寶庵放生記及會中放生簿見寄其記之言曰念佛放生雲棲喫緊法門也放生以地爲主善寶庵緊傍旱西門於赴會者不甚遠放生船卽在庵門之外開船卽達下關出關卽達大江永離曾苦入浩然之天地矣蓋旣便于放生之人復便于所放



之生人物兩便斯為可久其簿之紀曰某月某日放

生某人直會或一人或數人齋資若干其月收某人

銀若干化家人助銀若干施佛若干聲收某人錢若

干化家人助錢若干施佛若干聲共收銀若干數共

收錢若干文共得佛若干聲其日放生若干斤水族之屬

用銀錢若干放生若干頭牛羊之屬放於紫竹林禪院用銀錢若

干放生若干隻犬雉飛雀之屬用銀錢若干顧船并雜費用

銀錢若干共用銀若干數錢若干支如此月銀錢有

餘者筭明登簿交於下手直會之人蓋其法詳善若

此予讀而慕之既月致銀九錢以單月為家嚴雙月

為先慈放生附於善寶之會未復思廣其意於吾里

吾邑之棕陽湯溝二鎮亦唐先生所謂人物兩便之

地也鎮為水次要衝自邑及眾鄉之人往來于鎮者

月日不絕其聚費而達之於鎮也甚易大江在軒宇

之間舟楫臥寢門之下水族盛繁其散貨市生而放

之大江也亦易有此二易遵善寶之法而行之又何

難焉所難者直會之人耳偶以語方羽南先生先生

曰僕有數友在棕鎮信心樂善一介不苟制事有條



理宜可以子語語之子其以子語筆之東庶幾有如  
唐先生及賡虞其人者予曰諾敬如命聞之善非緣  
不肇非緣不興非緣不廣非緣不續夫賡虞能汲善  
寶之餘波以溉我里其緣已肇矣自此而興而廣而  
續豈無其人哉豈無其人哉

告雨壇神文

伏惟天心仁愛神意慈悲旱豈天殃孽因人作倘能  
悔悟猶可湔除無如天方震怒人更荒嬉布禁立壇  
祈神役鬼拜章奏闕遣將鞭龍視若具文沿爲故事  
譬如官臨民舍賓到主家敦請而來狎侮而應定遭  
官責必被賓嗔故當祈雨之年每有拘壇之事祈雨不雨  
日拘壇在人情真堪痛恨惟天恩終欲生全某伏念人  
間極惡斷不專在於農夫天道禍淫何忍概加以亢  
旱祈雨不誠者本不資乎雨雖斷雨不足以報其辜



禱神不虔者本不信乎神非顯神不足以奪其魄其偏承帝德雨澤畧異於他田普恤民艱飽煖豈祈于一姓勉扶病骨薄展誠心惟此數載以來稍知人道邇而并天道非遠迨茲近月之內雖恨雜念擾而覺邪念已除帝必汝臨妄冀片誠之可格心無不懈僅能三日以爲期伏願大降甘霖遍霑通境無微不至有感斯通雷鳴叩首之時雨注朝壇之刻天人相應稍起萬衆之信心勸導微行斲挽一時之劫運自知妄誕仰冀哀憐臨奏無叨激切望恩之至

訓子篇

張子齡若言歸矣念諸子幼而離賢師又予自公無暇過庭之訓闕然恐遂墮廢至于不克成立間有一二誨言又恐其言逝而忘也率爾書帙以資觀惕言之無文無序固所不計爾予小廳前土薄艱于樹木階右植一槐前數年枝葉僅具落落而已至去年忽暢茂條達青綠勃然可喜予每過輒倚欄睇視流連而去因思人家植一樹木尚且望其蕃盛况父兄之望其子弟乎種樹未必其成陰而望其生長養子未



必其榮顯而望其成立嗟乎望子之誠至于當食忘  
餐臨寢失寐訓以義方勵以憤勉旁引曲譬援古道  
今唇喉如焚氣竭蹙止瞑目定坐復理前言又若嬉  
佚燕惰夏楚必加呼聲疾則恐其傷子也呼聲徐則  
又恐其不足以懲而易犯也輕不滿志重亦傷心子  
痛在體父痛在心嗟乎爲人子者能以父母望子之  
心爲心敢不勉乎心正則志立志立則氣奮愚可使  
明弱可使強冬可不爐夏可不扇山可鑿而平海可  
汲而竭天地可通鬼神可格故爲學者貴乎立志爲  
子者能以父母望子之心爲心則志立矣



題陳芝山相國手牘

宗伯敬哉王先生出所存芝山陳先生手牘命予題  
識予讀之喟然而興曰惜哉芝山好以詩文自負予  
以年家子辱忘年交心竊不遑之一日過石雲居值  
其作祝少司農及贈友南歸序初脫稿喜予至出以  
相示曰此何如太僕公予不荅者久之曰君少我耶  
予敬禮有言後世誰知更定吾文者予曰非謂是也  
公爲大臣當早夜勤職業不暇給何暇及此此他日  
午橋莊中事耳公歛容相謝嗣後予數過石雲不復



出詩文相示矣今讀此數札皆予去京邸後事其論文斷斷精悍之色猶見行間豈非聞箏起舞結習難忘耶芝山受

世祖皇帝殊恩不能冲挹敬畏以功名始終而令後世以文士目之惜哉予里居十餘年所間聞兩先生晚節稍有異同之論今觀芝山持論矜慎強項少可而獨折節宗伯公宗伯於芝山身後楮墨數行猶勤勤眷眷如對故人然則悠悠之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予往在京邸見芝山翰墨往往而是今來此獨見宗伯此帙耳故三嘆而識并存平生之言也



題吳五崖冊後

予性不能書兼不知畫五崖強以此冊謬屬題識扣  
盆揣籥其能免乎然軟紅塵中款段歸來斗室焚香  
時一展翫雲峰霧壑風柳霜松寸晷百變只尺萬里  
睂展目張神王胷豁亦何必辨爲某幅爲某家某爲  
恒似某爲時似乎惟是春蛇秋蚓忽續於梅村仁和  
兩先生之後使覽者嘆爲俗物忽來殊敗人意然五  
崖執其咎予不任也



題平巖禪師語錄後

予往在山中間取五燈指月諸書讀之其所尋繹者  
大率皆有徑可通有罅可入落草之談而已至其壁  
立萬仞浪湧千尋把斷要關向上一路予則茫然一  
無所知解也或慰之曰幸賴汝不知知則好喫棒在  
或訶之曰汝只是不肯承當承當則自知雖則云然  
而予之真實不知如故也予雖不知而每見諸宗師  
語錄必取一二則讀之正如上世鼎爨希世珍寶雖  
不能知其所以然而見之則三薰而展得之則什襲



而藏不敢以不知而疑且褻也予之於諸方梗概如  
是而已予同官葬公素留意禪學一日以平巖禪師  
語錄相示予受而讀之但覺其提唱舉揚擒縱殺活  
或東風布地百卉齊春或一句截流萬機寢削或絳  
雲在霄卷舒自如或掣電驚雷山崩海立予雖不能  
解其所以然而手展目玩心曠神怡若有契於中者  
蓋師所鼓揚自是宗旨而予所尋繹仍是義學宗旨  
之與禪學二則二之一則一之唯是不敢飾不知以  
為知庶幾此心與諸方共知之而已

送子觀音贊

稽首大士尊普濟一切衆以慈悲心故為世衆生母  
以方便力故送子於衆生今人祈菩薩頂禮勤供養  
或建七寶幢或塗十種香或金珠布地遍滿恒河沙  
以至燃頂指放捨於一切是名為供養不得見菩薩  
或禮菩薩相若想若夢中或坐蓮花臺或騎獅子吼  
寶瓶青楊枝瓔珞朱藤杖龍女若童子左右侍立跪  
若定若慧相以暨慈與威現爍迦羅首及母陀羅臂  
清淨雙寶目至八萬四千三十二應身變化無紀量



是菩薩色身非見法身者我今爲大士普告一切衆  
令入三摩地勿以色見我勿著音聲求永誓慈悲心  
勤施方便力視世出世間親疎諸眷屬奴婢及牛馬  
以至若螻蟻是人非人等悉起大悲心如我子無異  
應作如是觀名報大士恩汲海量虛空計數不能及  
大士傳心印功德亦如是

題乳母盧氏像

昔蘓文忠銘其乳母年七十二旅葬以妥吾之乳母  
踰彼九齡侍養有子封樹里門福似踰之靈其來歆  
獨我留滯遠在燕京日月其徂十春有餘念乳哺恩  
淚下沾襦忽觀貌容乳母如在濡毫寫哀以代遙酌  
不朽者文名永千載佑爾子孫受福未艾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七

爲人後者議

伏聞 功令凡犯罪應緣坐者雖經出繼不准原免  
仰見

聖人明斷絕欺朦之路杜巧匿之奸離炤當空無幽  
不察實非臣下思慮所能量度然臣竊以爲

特旨出于一時法令垂於萬世昔唐太宗時有敕資  
廕者多詐序聽自首不首者死尋有詐廕事覺大理  
寺卿戴胄奏以當流太宗怒曰朕敕不首者死而斷



之流是示之以不信且胄知赦如是故奏以當流何也胄曰法如是而足臣法官獨不敢虧法耳且赦或一時喜怒所發法乃明主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時之怒而救殺之既知其不可裁之以法而流此所謂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遲回久之卒從胄議故法者萬世之法也緣情定罪酌古垂後者也謹按禮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服三年爲其本生父母服朞年誠以人無二本也謹按律犯罪之人其子孫過房與人者俱不追坐誠以罪無重科也今使爲人後者於其本生之父母兄弟不得准律寬免倘其所後之父母兄弟犯罪又當依律緣坐是一人之身而兩受父母兄弟之連坐也且若使爲人後者本身犯罪則其所後父母兄弟既當從坐而其本生父母兄弟又復不得寬免是以兩處之父母兄弟而皆受一人之連坐也昔魏母丘儉之誅女適劉氏者當從坐司隸主簿程咸上議曰女子出適減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今夫黨見誅既隨戮父母有罪又追刑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內外之辟也男不遇罪



於他族而女嬰戮于兩門非所以均法制也請以後  
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止從夫家之法  
詔爲著令歷代遵之夫出繼之子降其本生父母之  
服正與出嫁之女同女從夫家男從所後其情與法  
一也今嫁女不嬰戮於二門而繼子獨禍延於兩父  
有重罹之法無一面之綱臣思

皇上至仁至明垂念及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但因  
律有過房不坐之條罪人或託名自匿胥吏或緣法  
爲姦四海之大敢必其無臣又思 人君猶天地也

天之仁無所不覆地之仁無所不載而日月之明幽  
隱或有所不照雷霆之威奸邪或有所不擊其有所  
不照有所不擊者無損於日月之明雷霆之威而總  
以成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之仁故古帝王立法  
以懲奸而有罪者或倖逃於法外終不因奸而變法  
使無辜者反罹於法中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此堯舜好生之德所以爲萬世君極者也臣願  
皇上以堯舜爲法

宸衷獨斷參酌古今念法爲萬世之法仍 命法官



將過房不坐之條一遵 欽定事例其或有託名出  
繼情事可疑者間以

特旨行之不必永著爲令如此則

皇上無疆之仁不測之威並行而不悖矣謹議

加丁末議

謹按王掌科原疏首云戶口凋殘已極則其意原兼  
言除豁不揣於增丁明矣又按部覆云丁之則例各  
地不同但經兵荒殘破之後溢額者少缺額者多則  
部中亦言及額之難也又明矣皖郡奉行懷邑首屬  
下令於里長老人共議加丁一千有零查得懷寧縣  
原額丁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一丁至順治二年編審  
除豁人丁四千四百四十五丁有零於缺額四千四  
百四十之中而增復一千有零之丁約畧計之是於



缺額四分之中而復一分之額也故朱公祖文下桐城許其規式妥當大意或以四分復一爲酌中之式上不虧國下不病民耳今桐城縣原額丁八千七百一十九丁後爲流寇盤踞十餘年大荒大疫銷耗數倍於懷寧而順治二年編審止除豁一千七百八十四丁耳計以一千七百八十四丁四分缺額之中而復額一分止該增丁四百四十六丁而止便與懷寧之規式相合矣况桐城縣十二年編審又已增復額八百一十三丁則見今桐城未復額之丁僅僅九百七十一丁也以四分之一計之止該增丁二百四十二丁有零而止亦與懷寧之規式相合矣若不計丁原額之多寡與除豁之多寡而每縣以增千丁爲率則有可議者三焉懷寧缺額四千四百四十五丁有零今增一千丁桐城缺額九百七十一丁今亦增一千丁是懷寧尚缺舊額三千四百四十五丁而桐城已增於舊額二十九丁也一缺一增其可議以候裁酌者一也懷寧每丁科銀一錢六分八釐有零桐城每丁科銀三錢五分八釐有零今概增一千丁是



懷寧所加一千丁之銀止一百六十八兩有零而桐  
城所加一千丁之銀已三百五十八兩有零丁數雖  
同而所加之銀已多一倍零二十兩值此時艱力詘  
正課尚難追比增銀豈能力辦其可議以聽裁酌者  
二也况六邑雖同府丁則各有不同若概增一千丁  
則桐城增額猶止二十九丁若望江縣原額丁三千  
四百九十九丁有零順治二年止除豁三百八十四  
丁今若增千丁則望江於原額之外新添六百一十  
六丁矣恐額數既相懸殊規制萬難畫一其可議以  
候裁酌者三也大約增丁與省荒事雖異而法實同  
未有不從原額起規則者生等芻蕘之愚敬陳一得  
亦仰體

聖天子視民如傷之心及內而部科外而當道公祖  
父母軫恤凋殘之意惟賜採擇幸甚



丈冊末議

丈量之冊有二一曰魚鱗冊一曰簡明總括冊魚鱗冊者以戶從田細列坵畝畝步簡明總括冊者以田歸戶詳書清丈總數此丈量造冊之大概也今簡明總括冊已經備造申解矣至於魚鱗冊之造解藩司則愚竊有未議焉蓋東南地勢險狹與西北地勢平衍廣濶者不同東南狹隘峭峻山岡之田多平坂之田少平田畝雖多而坵數少山田畝雖少而坵數多此一定之勢也故造魚鱗冊之煩難較之西北爲甚



卽以桐邑計之計折實一畝田大者或一二坵或三四坵小者或八九坵至十餘坵酌中約筭每折實一畝爲田五六坵不等而桐邑田畝三十九萬有奇計坵近二百萬魚鱗冊式一葉寫田八坵計冊一本用紙近二十餘萬計冊一葉紙割刷印筆墨顧募抄寫磨筭約費需銀一分有奇約造冊一本民間所費已二千餘兩而彙解藩司紙割浩繁卷帙重大途次水陸解扛之費又復不貲一邑如此則一府之費可知矣通省之所費更可知矣然此猶爲一無差訛而言也若有萬一差訛必致駁改文移往復動以月計勢必遷延更非旦夕可以清結也且申解魚鱗冊于藩司者不過以爲便於稽查及爲遣官抽丈張本而已自愚觀之則徒爲具文無裨實用何也魚鱗冊中之坵畝細數雖解藩司而田土之坐落地皮仍遠隔在各府縣卽有情弊必須抽丈方明紙上何從查核至於抽丈之時勢必按臨各縣卽取各縣貯庫清丈魚鱗冊按圖履畝方便查勘萬無將申解藩司之魚鱗冊輦載轉發各府州縣以憑抽丈之理似此則鱗冊



解司既無益于稽查又無關於抽丈倘得免其造解  
藩司但須嚴檄各縣將現在丈量交縣魚鱗清冊一  
用印存縣貯庫以備不時抽丈則坵畝之細數存  
縣田畝之總數申上存縣者積步分明抽丈一目了然  
然申上者直截簡要民間可省勞費卽以桐邑一縣  
計之已省二千餘金則一府之省可知矣通省之省  
更可知矣愚又竊查科疏止云清丈共熟好地若干  
頃言共則不過清丈總數而已部覆止云 嚴勅

則非造魚鱗清冊可知是今所現造簡明總括冊正  
與部科原疏相符再查安撫部院牌行藩司內載江  
西撫院回咨云止造總括冊達部言總則不及撒數  
言括則不及細數是江西總括冊可以達部則江南  
亦可援例矣似此則簡明總括冊上有部科原疏可  
攷近有江西成例可援其魚鱗冊止存縣庫以備抽  
丈免行解司以省煩費公私兩便萬姓沾恩矣草野  
冒昧未知當否一得之愚聊備採擇謹議



解司既無益于稽查又無關於抽丈倘得免其造解  
藩司但須嚴檄各縣將現在丈量交縣魚鱗清冊一  
用印存縣貯庫以備不時抽丈則坵畝之細數存  
縣田畝之總數申上存縣者積步分明抽丈一目了然  
然申上者直截簡要民間可省勞費卽以桐邑一縣  
計之已省二千餘金則一府之省可知矣通省之省  
更可知矣愚又竊查科疏止云清丈共熟好地若干  
頃言共則不過清丈總數而已部覆止云

嚴勅

則非造魚鱗清冊可知是今所現造簡明總括冊正  
與部科原疏相符再查安撫部院牌行藩司內載江  
西撫院回咨云止造總括冊達部言總則不及撒數  
言括則不及細數是江西總括冊可以達部則江南  
亦可援例矣似此則簡明總括冊上有部科原疏可  
攷近有江西成例可援其魚鱗冊止存縣庫以備抽  
丈免行解司以省煩費公私兩便萬姓沾恩矣草野  
冒昧未知當否一得之愚聊備採擇謹議



求改麥折本色呈稿

爲陸運例無本色山邑萬難改徵泣陳五苦懇乞轉  
詳以解重累事桐邑僻處山陬年來頻苦水旱維正  
之供尚苦後時頃奉上文將應解廬州麥折銀兩本  
折均徵以爲廬六二衛運軍行月糧之用除一半折  
色仍舊解銀外尚有一半本色應解米六百三十六  
担有奇凜奉本折均半之部文何敢更控但運道各  
有不同山城不比別郡竊念運莫重於漕然桐城自  
水次開兌至張家灣上岸陸路不過四十里今桐距



廬三百餘里登山越嶺肩挑驢馱崎嶇萬狀故從來陸運之地例行改折陸運之難難於上天其苦一也計徵本色六百三十餘担陸路盤撒其折耗數倍于水運兼以上倉加耗等項共不下七八百餘担以麥折舊例每担三錢筭之止得銀一百九十餘兩而連年桐邑米價或一兩外不等卽以一兩一担計之其正耗米價不下七八百兩則費已四倍于折色舊額矣其苦二也舊例麥折銀數百餘兩一里長領批可解今改徵本色則領米必須多人其道路飯食盤費及挑夫馱驢之工價交納需索之使用爲費亦復不貲是陸運之累幾于數担而致一担矣其苦三也又徵糧比銀各有定期銀則春初開比米必冬月開徵向來麥折一項原解折色故可先期解廬以爲協濟運軍行月糧之需今改徵本色若待桐邑漕米開徵之後則此米非一日可徵陸運亦非一次可解雖兼程星馳勢必愆期廬六運軍豈能坐候若當秋穀未登之際未徵桐邑之漕米先徵廬州之本色則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騰貴豈能猝辦七八百餘担之米



哉其苦四也又安慶運軍行月二糧原編徽寧等府  
協濟銀米支給後因本折均半其一半本色卽於安  
慶本府萬億米通融支給不足者又於本府南米內  
撥補其一半折色不敷者 題明於本府田畝每畝  
加銀一釐八毫共補銀二千九百餘兩總未派及外  
府協濟地方夫皖廬同屬運軍而府皆有協濟比例  
陳情望恩一體不然以別府應協濟皖屬之銀米旣  
坐派于本府而皖屬應協濟別府之折色反重累以  
本色是桐民獨受苦中之苦矣哀 此窮黎堪此疊困  
乎其苦五也可憐山城僻邑旱澇頻仍髓骨俱枯呼  
搶無路伏乞俯念陸運最艱解本最苦賜文申請庶  
才遺得以少甦矣沾恩上呈須至呈者



早災呈稿

呈爲異早奇荒懇恩詳報急救民命事竊三農仰望者惟秋成四時最苦者惟秋旱蓋旱早則遲禾可望早遲則早穀先登惟今歲亢旱始於六七月之間故闔邑奇荒實爲十八年未有早稻則秀而不實遲稻則苗而不秀已全棄春夏之前功晚稻則堰斷塘乾絕無下秧之水土焦地裂又無可犁之田更永絕晚秋之薄望槁穗盈疇登倉竟無顆粒秋收伊始枵腹以待來年佃無隔月之糧唯有轉徙牛無卒歲之草



日就死亡田野勢見荒蕪遠近聲聞痛哭雖急公終事敢不爲 國而忘家然窮極痛深唯有號天而呼 父伏乞慈臺備陳疾苦轉賜申詳庶邀格外之恩 施稍救境中之塗炭萬民待命闔邑沾仁上呈

馬槽刀鍋三項宜永存府中公所以備永遠之  
用

大兵養馬一次民間所備馬槽刀鍋三項計打造市  
買搬運交納之費不下數千金每次皆然受累無窮  
惟有將此三項物件借府中公所收貯以備下次  
之用免致再派民間卽一次兵馬經過中間必有損  
傷失落物件然畢竟所存者多登簿存後到下次兵  
馬過時添新補舊免致全派計每一次亦可省民間  
萬餘金此誠萬世之利也而年來未行此法者則以



碍於部文借備之二字耳實謹以兩言蔽之曰言借者虛名也其實民間無可借之法也唯有按畝收銀製備而已有借則必有還而言還者亦虛名也其實民間不能受還之實惠也到下次養馬唯有再按畝收銀製備而已何以明其然也江南與西北地方不同北方大家小戶人人騎馬家家養馬故養馬之具或可借備若江南水鄉自驛遞官馬外民間并無一馬何從而得養馬之器具乎且槽有長短大小之不齊刀有輕重之不等安能一一而合式乎惟有各糧

長按畝收銀臨時製備一法故曰言借者虛名也至於養馬之後一一言還之民間更爲難矣大兵養馬或二十日或三十日不等凡各縣糧長里排能爲衆人公事自用盤費住府而待兵馬過後領出槽刀鍋等物乎其難一也且交納之時胥吏尚且留難况領物之時胥吏肯一一還之糧里乎其難二也卽令糧里可以領回則此槽刀鍋三項原係收花戶零碎銀兩製備今若還物則物無可細分之法若還銀則此三項何人總買何法變價糧里又何以還花戶乎其



難三也且領物恐亦有領之費領物運回又有搬運之費如馬槽一項搬運腳價幾可當槽價之半糧里又何樂而運回其勢不得不盡沒入於胥吏之手矣其難四也既不能還則到下次養馬惟有再按畝製備一法故曰言還者亦虛名也若云還之各縣糧里公同收貯以備下次養馬之用則糧里安能得此空閒房屋收貯此項物件且糧里一年一換養馬約六年一輪在六年以前之糧里豈肯爲六年後之糧里用心料理收貯乎若云還之各縣則縣中必付胥吏

收貯官二年五年而必陞其下次養馬答應之官必非前番養馬收貯之官其權一歸於吏而已其領物之時必多隱匿其收物之後必多開銷究竟到下次養馬用馬槽鍋刀之時仍舊重行派備故言還之民徒有還之虛名也言還之官亦徒有還之虛名也惟有於養馬住札府分地方預借一公所如安慶書院之類候大兵過時將三項物件公同查點收貯以備下次永遠之用則無借與還之虛名而可省歷年重備之實害造福真無疆矣所有各項條目酌議於後



一查點

行此良法惟大兵臨去時查點物件一事最難蓋大兵去後此三項物件其損壞者可查其胥吏藏匿而託名於大兵之帶去者難查然卽有隱匿不過刀鍋二項至於馬槽則帶者不能帶而匿者豈能匿乎卽刀鍋二項間有藏匿然不過十分之一二耳較之從前養馬次次全派民間重備者不已省乎固未可以小害而棄大利也况養馬一棚內必有各縣知應之衙役必有民間所撥煮豆鋤草之夫約五馬有夫一名煮豆之夫卽可以守鍋鋤草之夫卽可以守刀知應一棚之衙役卽耑任一棚鍋刀之責除大兵所欲帶去者非彼輩所敢抗留外其餘皆可看守以待查收惟是大兵一去各馬棚之人來往亂走遂多隱匿失落物件今宜先期出示云大兵臨去各棚人役各守各棚不許亂動仍耑委一官臨期巡視棚內有亂行走者責之如此則各人守各人之棚各棚守各棚之物直候兵去後或本府或廳官或本縣官到棚查明所有三項物件原備若干大兵帶去若干損壞若干



如年作公文集 卷之十七  
千實存若干卽日具清冊呈報則查點可清矣

一收貯造冊批定入府縣交代冊內

收貯鍋刀等物皆易惟馬槽一項須得高朗乾燥之  
地方可收藏以槽多松料恐生白蟻故也且槽每一  
面長有一丈或八九尺不等計槽三四千面須得空  
大地方上下堆積方可收貯得下其收貯之時必將  
各縣物件刻各縣字於上將屋封鎖用本道本府本  
縣三箇封條封上其鑰匙付本縣收之所以然者因  
府中有營將駐札恐年湮事久視爲閒置公物營將  
一時向本府借用難於却其情面借端一開侵冒百  
出故加以本道之印封鑰付本縣之收掌而本府總  
其出入此三面互核以垂永遠之意也仍將收貯物  
件一樣造冊四本詳註經手收點經承姓名一呈本  
道一存本府一存本縣一付本縣糧里收執仍祈本  
道批行府縣將此冊於本府本縣陞官之日造入府  
縣交盤冊內以防數年之後官有陞轉胥吏得以藏  
匿冊籍更多作少如是則不患日久弊生矣

一下次取用增補



收貯既善侵冒不生到下次養馬屆期本府先詳本道開封驗視酌彼一次馬數多寡以爲增添除一面行牌本縣外一面府發一告示張掛本縣縣前內開本年養馬應用槽刀鍋共若干前存府馬槽若干面今向縣借備若干面前存府刀若干把今向縣借備若干把前存府鍋若干口今借備若干口明開數目出示通衢則胥吏不得於府派之外另行多派以累民而民間有舊物存府不過新添十分之一二其所省物力甚多矣

一正名

馬槽刀鍋三項畢竟是民間之物而官竟封貯之無乃於名不正乎曰有正名之法在先期傳各縣官公同一議其官之清正愛民不爲胥吏所惑者未有不以此法爲不善者也果以爲善則凡事未論將來之利害先論已往試詰今年養馬其借備馬槽刀鍋等項有一件不新派之民間者乎其十一年養馬馬槽刀鍋等項盡銷磨於何處乎或胥吏之家猶有收藏舊物折新用舊欺官誑上云舊物尚存若干以報上



者或有之矣然紙上之虛名耳其實以一縣糧里計之其所出之槽刀鍋總數既與府牌相符矣若有舊存物件則新派者應減豈不明稟於官大張告示云府牌槽刀鍋總數若干除舊存若干外今止該新派若干耶再或有言其不善者不過託言原係民間之物當日還之民耳則前所議還民間之四難已詳言之矣倘各縣果以爲善則令各縣具一詳糧長里長或云見年具一呈呈爲懇恩借公所貯公器以備下次養馬公用以免往來搬運之費事如此則不云官

封民物以備用而云民借官屋以省費其名正而言順矣

一刊刻成書

立法於六年之前而利民於六年之後止憑文移書冊則惟官與吏知之耳官今日知之而六年後之官非六年前之官也吏知之而端壞此法欲去其籍者卽吏也彼知之何益惟有於法定之後將上下文移及收貯物件數目冊籍刊刻成書使紳衿糧里各得一本收據存後則人人共知上臺德意而前任陞轉



之官可以此刻書送後任新到之官一覽了然不至  
為胥吏所欺蔽斯永遠良策矣

姚端恪公文集卷之十八

擬

上特召輔臣及三品以上京官飲宴

賜蟒衣綵緞有差廷臣

謝表 順治五年

戊子山東程

伏以

五位廣鴻恩飫

天廚以隆台輔

九重弘駿典啓



寶笥以資臣鄰

珍出尚方特重調羹之佐

綵分宮錦用酬補袞之忠退食感淡披衣情切

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王者聯宮府  
爲一體時洽燕笑譽處之權盛世製衣服於五  
章不靳瓊組玄纁之錫笙傳魚麗載歌於魴鯉  
鱗鮓會作山龍明象於宗彝火藻蓋隆泰交於  
三接實昭喜起之同心拒鬯瓚圭釐來宣之召  
虎玄袞赤舄賜入覲之韓侯降至召供奉於香  
亭空泛涼州之酒覆承旨於蓬禁獨遺蜀襪之  
袍玉樹生花徒傳狎宴金蓮送院罔召與衣未  
有

廣式燕之弘施

優在笥之嘉貺如

今日者也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奉三而建

御六以飛



日出開基震耀東方之位

天行表德乾凝北極之區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亞唐帝之弱冠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邁周辟之冲齡爰啓

彤扉

特宣元老因馳

丹詔廣集大僚舞餘捧得酒盈樽傾仙盤而滂露

朝罷携來香滿袖披文綺以如雲雖無旨酒式飲

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猶曰不醉無歸也矧

紫駝翠釜移來六甲廚中緇衣宜兮予改爲兮緇

衣好兮予改造兮猶曰服之無斃矣矧

鸞袖鮫綃織自七襄機上在

皇仁旣已下逮而

聖慈別有深心

咨爾公孤皆麴蘖鹽梅之寄

詔茲喉舌彰星辰黼黻之華非徒令拜手而銜

恩亦欲使顧名以思義群工洽而萬姓承流矣唐宗

御樓而大酺三日日與民同樂也尚其廣而行



之大臣敬而小臣咸勸焉宋祖賜貂而馳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夫亦可以興矣一時盤觴交

錯酒分

文考之千鍾兼之錦繡繽紛光映

神堯之八采幸近

天顏有喜群依

帝座如春

臣

等黃耳非任赤芾徒慚玉鉉聿

頒祗淡覆餗之懼金章式煥彌懷服采之忱敢不益

厲忠謨酒無卜晝而卜夜永堅素節絲惟五絨

而五純庶幾一飯不忘寧負三英有榮伏願

吐哺惟勤

垂裳而治

任賢勿貳穆生之醴時陳

從諫如流辛毗之裾堪引梯航萬國毋忘

玉食之艱難筐篚九州倍儆

宵衣之劬毖

協明良之一德寧徒侈讌享賚予之文聚卿輔於

同堂可漸復



召對咨詢之典將見推食食我解衣衣我欽哉何止

二十二入且

念五月新穀二月新絲樂只載咏千億萬祀 臣等云

云

問一代之興必定一代之制說者謂取天下者

尚濶略守天下者貴繁重今海宇大定南服

悉臣議禮制度考文此其時矣亦有可酌古

準今以仰助 訐謨者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

然則 與朝之制顯庸與先代之舊章成憲亦有可相

沿弗替者歟尚亦變而通之神而明之歟昔

周公輔成王斧斨載歌多方甫靖即皇皇以

制禮作樂為急務迺周禮一書實與周官相

表裏皆分官列職亮采熙載之事然則禮者

豈在夫柴望禋類之儀登降揖讓之數而可

皇上亶聰濬哲備德冲齡立法攷憲嘉與維新如敬

授則 頒時憲之曆清理則

定賦役之書明勅則



布本朝之律亦既百司六宇遵守罔斁矣乃若天官則黜陟選任之規秩宗則品節物采之制武

殿工肇興而營衛建置之沿革

宮寢名數之鼎新若此類者未可更僕在諸司之職掌既分而不合前代之會典復窒而難通其亦可廣集儒臣博咨掌故分曹定例以成典朝一代之書俾永之億萬世而無弊者歟爾多士尚昌言之異日者以定典章奏治平恢恢有餘地矣

戊子山東程

聞之古帝王創制顯庸莫不因革損益以成一代之規所以經久明遠大一統也故有所濶略簡易變化因心神明不測者以為取天下之資

即有所委曲繁重大小相維輕重相制者以為守天下之具蓋盛世有治人而無治法亦非謂有致治之人而遂謂法之可缺焉不舉也是以國有三重莫急於禮而制禮首自周公今觀其周禮一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自天官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柄以詔王馭群臣地官以土宜之法相民宅任土事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春官以九儀正邦國



之位以六瑞等邦國以六器禮天地四方夏官  
掌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春教振旅夏教芟  
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以飭戎事備不虞秋官  
以五刑糾萬民以八辟麗邦法以五禁懸門閭  
而冬官考工於輪人與人輶人函人矢人之制  
皆詳哉其言之用以飭五材辨民器凡後世六  
曹分職之法盡此矣而統命之曰禮故禮本於  
天殺於地而舉夫升降揖遜之文郊勞贈賄之  
節皆儀也非禮也是以四岳九官十二牧以亮

采惠疇唐虞之禮也修六府則三壤定五服設  
方伯連率分天下以爲二伯夏殷之禮也然尚  
書所載夏商無更張官制之文而周官亦稱唐  
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蓋其制  
大約因唐虞不變獨至於周而大詳然孔子猶  
曰周監於二代然則一代之因革損益與前代  
交相矯也交相成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又  
烏可已哉當周公制禮時斧斨載歌多方作誥  
而邊邊以制作為首務蓋若是之亟也故曰周



公成文武之德又曰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  
四方乃魯兩生以爲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漢文  
帝聞賈生之言至謙讓而未遑是豈知周公汲  
汲制禮之本旨哉今我

皇上秉成王聖哲之姿立法攷憲嘉與維新如

頒時憲之曆矣而敬授欽若燮理弘化愆陽伏陰修  
德修刑之道宜講也

定賦役之書矣而土滿人滿徵納轉運蠲荒治熟清  
冒釐派之法宜詳也

布本朝之律矣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削比輕比重意  
出意入之罰宜嚴也至選任則資俸譽望之兼  
採而定畫一之制以明其無私黜陟則舉劾連  
坐之勿徇而廣糾拾之法以匡其不逮以詳品  
節則尊卑上下之有章以辨物采則登降辟旋  
之有式武科舉矣然前代戰將每出於行伍而  
韜略罕聞於制科因其法而勿因其弊是必精  
爲遴擇然後干城有所風也

殿工成矣然前代規模未侈於弘麗而冒破每苦於



不貴新其名而更新其法是必明著會計然後  
鳩庀有所攷也諸若此者未可枚舉或權變於  
一時而難經久遠或密籌於

廊廟而未勒典章是豈可不纂述昭垂以成一代之書定

國之制哉夫明時之職掌具存也會典猶在也  
然或法有可通則以為先朝之成憲或情有不便則以為勝國之陋規或沿或變何去何從蓋  
因革不出

新裁則臣下無所遵守今宜廣集詞臣如議郎之會  
虎觀旁徵隱逸如陶凱之入纂修博攷掌故於  
蘭臺分彙六曹之章奏百揆各予以專職而一  
瓢母取乎侵官則文武既已除改授之條司刑  
豈得仍用考功之法端任雖戒乎越俎而立法  
尤貴乎周咨則內必須政本之叅稽外必經黃  
門之封駁務令酌古準今本經達變推之四海  
而咸宜永之萬世而無弊然後彙呈

御覽仰請



聖裁

欽賜嘉名勒之金石使知

與朝開國之規煌煌與周禮相表裏而後世亦頌

我

皇上睿德遠軼成王豈不盛哉愚生衡茅管窺敬抒

一得以爲入告我

后之助

問用人爲致治之本銓政爲衡鑑之原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而選秀出於司徒大樂正造焉大司馬又從而論定之漢世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魏晉以還沿九品官人之法置中正以輔選部覈行誼元魏及隋然後銓法一歸之天曹然則歷代用人因革之故亦有可得而殫悉者歟說者謂銓法專循資序則賢與不肖相蒙專咨譽望則私與公相亂今欲使資序不足以滯異等而超擢不至於徇私竇宜何術而可語曰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我

皇上廸知忱恂任官器使可云備矣乃吏道多端官

天子而親民者守令也代

天子而守天下巡天下者撫與按也今得毋遷代大丞而久任之效不彰歟地勢懸隔而計吏之

法未盡歟  
豐沛多才果盡以殊功膺節鉞歟考選肇舉僅應



以年俸陟清華歟若此者其永宜遵成規而  
國變歟亦有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歟抑  
上世用人惟其人後世惟其格格繁而吏因  
緣爲姦如寇準之却例簿杜衍之注選格使  
胥吏屏息者今尚可倣而行之歟抑臯陶之  
論九德官人而歸之同寅協恭有不僅在是  
區區者歟諸士其準酌以  
對務令坐言起行可也

戊子山東程

自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然其時疇咨拜  
讓藹若家人入覲時巡功惟明試外委之方伯  
連率而不以爲專內拔之幣聘夢卜而不以爲  
驟蓋銓選無專司而官人之道已備矣至成周

始以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而選士造士進士又  
必大司馬從而辨論之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  
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蓋公之至也自兩漢用  
補署徵辟之法魏晉沿九品官人之制然其弊  
也纁帛几席流爲處士之虛聲俊及顧廚激爲  
名流之標榜漸至於獎譽相借門第相高上品  
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然後元魏罷中正之設而  
銓選一歸之尚書隋代絕辟舉之科而尉史畢  
除於吏部窮極而變固其所也夫以一吏部而



官天下之材其任專矣其責重矣若明季銓政  
淆亂是非蜂起毀譽繇乎異同黜陟變於門戶  
選司無卒歲之淹天官爲傳舍之位一命除授  
票擬出於綸扉九列會推短長關乎言路至我  
與朝而其任益專其責益重然愚以謂論銓法於  
今日不在崇其權而在責其實不慮越俎者得  
撓其法於官守之外而慮統均者不得盡其心  
於職掌之中不慮其嘯喏唯隨不能抗顏於斗  
席之上而慮其方員枘鑿不得並達於

辰極之前是在我

皇上克知灼見以慎擇其人既得其清公明正之人  
而力任之以盡其用耳不然而銓法端循資序  
則薛淑有貫魚行雁之譏端採譽望而范仲淹  
又有百官圖次之議也二者將安所折衷焉今  
執事以謂爲

天子親民者守與令也代

天子而守天下巡天下者撫與按也文中子曰成周  
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



今黃綬未幾時俸而二千石矣二千石未幾時  
又俸而藩臬矣官不需考績之期民不覩有成  
之效上下未習胥吏得以爲奸新舊未交委署  
因而肆虐供張驛傳徒有將迎繁費之勞錢穀  
城隍遂多侵冒疎虞之變且計吏之典雖行黜  
陟之道未盡在冊中之賢否其權或獨撻於司  
賢否者之意中而格外之糾彈其禍或反中於  
職糾彈者之意外以勸吏治不已疎乎今宜力  
申久任之規定爲畫一之制倉庫可爲姓氏則  
如况鍾之十載以盡其材高第擢爲九卿則如  
陳璉之三遷以厲其氣而又殿最必公考功惟  
允外因撫按之賢否而採輿論以廣其周咨內  
有言路之糾彈而秉虛中以稽其治行則內不  
得以風聞資搏擊外不得以已意爲低昂亦烏  
有龔黃召杜不聯袂而奮者哉至於漢祖從龍  
半資豐沛光武佐命多出南陽故

天生一代之

真人其地氣亦蜿蜒鬱積而聚一代之人材以輔之



盛京者我

皇上之豐沛南陽也今宜令銓曹預立保舉之法僉  
咨節鉞之材或京卿之俸淡勞著或監司之功  
懋薦多者列名

御前遇缺隨補如唐宗之書刺史於屏風明祖之紀  
姓名於內殿初定之地則需長者以養和平盤  
錯之時則資利器以弘戡定人預舉則不及私  
情缺未分則難營便地然後卑以重權責其久  
効而撫臣極一時之選矣且巡方者吏民之綱

領也考選者又巡方之先資也耑論俸而累日  
積久豈盡賢良耑論薦而茂異上等果皆實錄  
卽同一俸也地有安危則官分勞逸同一薦也  
序有先後則才辨短長蓋考選與資補旣殊則  
甄別以銓衡爲定而又驗其年貌之盛衰稽其  
學問之淺深試其風力之強弱始進攸端澄清  
可必而按臣皆表率之材矣抑愚更有過慮焉  
古者用人之法推賢讓能量才授職其胥吏不  
過奉簿書効奔走而已今則皆邀被



聖慈憫其勤勩班列鳴珂之後俸分少府之錢在  
朝廷不過以酬勞而中外或疑爲捷徑防微杜漸道  
有宜嚴昔寇準主銓政進擢惟其人却例簿不  
用曰誠用例胥吏足矣杜衍判內銓旣視事命  
諸曹各具銓格以白躬自平注吏一不得預而  
稱平誠使主銓者厲之以清持之以公鏡之以  
明守之以正而其本又在

君臣一德復

召對以訪人材則唐虞闢門咨岳之典也滿漢同心  
如水火之相互濟則臯陶協恭和衷之義也如  
是而銓政有不清人才有不聚以幾於百揆時  
叙九德咸事之盛者哉



問

王者德以宣化刑以弼教故典著欽恤誥表

敬明以及周大司寇六典八法八成二刺三

宥三赦之制詳矣語曰能生殺之謂王又曰

五刑五用謂之天討豈王者之用刑必求端

於天歟臯陶以虞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

用不犯而周官又有輕典重典中典之說豈

寬猛果以世為升降歟否歟賈誼陳治安謂

禮不及庶人刑不及大夫而宋臣蘓軾又以

謂厲法禁當自貴近始二者孰醇孰駁歟書

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傳曰王者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蓋遲之又久重民命慎擊

斷也然則漢唐以降置廷平以平庶獄二日

五奏以防冤抑及詳覆推勘雜聽審錄之法

亦有可敷陳者歟昔明王之治刑者或畫一

于法而明示以律令條例之遵或慎重其人

而務遠乎明允平恕之選或罔兼乎庶獄而

使衆人不得旁撓於法之中或叅讞以多官

而使一人不得恣睢於法之外其道將安適

其



從歎今

清律聿頒

王言式賁冀幾刑措之風以昭  
祖宗好生之德甚盛念也爾諸士其直陳無隱

戊子山東程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天道不能有陽舒而無陰肅然雨露則進處於春夏而以生育爲功霜霰則退處於萬物收藏之時而常積於空虛無用之地以此知天之不任刑而霜霰爲天司刑亦有以體其意也父母之於子也勢不能無有朴責朴責者或乘其怒而斃其子焉則父母必爲之大感然則古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與司刑者之仰承其不得已之心亦若此而已今

清律頒矣重以

王言曰冀幾刑措之風以昭

祖宗好生之德此

上帝鑒其如傷下民戴其孔邇一言而生億萬人且廣生生於億萬世者也夫以我

皇上仁慈覃敷重恤民命若此下當以德威德明之



訓進况海隅大定率土悉臣而不知者乃援孔  
明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以附會於亂國用重典  
之文此悖逆大不道之言而可以汚

與朝維新之化哉在昔士師欽恤呂刑敬明及周  
官六典以定邦國八法以斷官府八成以弊庶  
民三刺三宥三赦以求其衷以訊其疑愚不敢  
遠引以對亦曰遵

王言守

清律而已若夫賈誼之陳治安謂刑不上大夫然  
則罪如四凶亦寬而縱舍之耶蘇軾又謂立法  
自貴近始然則古天子所謂改容而事降席而  
禮伯父叔父而優遇之者僅以爲徇天下之具  
耶是皆非達本之論矣夫刑者平也所以平天  
下之不平者也故無意出無意入無舞文以恣  
無倚法以削而一秉於律則下不敢犯一守於  
王言則百執事有所遵今凡大小京官及在外五品

以上官有犯奏

聞請

旨不許擅問則既載在



清律矣刑曹不得濫收詞訟內必經通政五城外  
必由撫按叅奏則既

特允刑臣之請矣以此見我

皇上廣虞帝之好生弘周后之敬忌厲無耻養士氣  
至仁也法若持衡官無越俎至明也經久垂遠  
防姦杜弊至斷也然今或有清華侍從之臣編  
纂討論之彥單辭甫入奏報不聞而繫辱相加  
搏頽乞哀於階下者矣如

王言何如

清律何且吏法莫大乎贓私刑律莫嚴於反坐今  
或貪污已掛吏議誣陷及於不道者皆朴責而  
遣之乃使清華侍從之臣受無名之罪據一偏  
之辭俛首而與之同科呼搶於三木之下哀鳴  
於桎梏之前士林寒心路人酸鼻是寬於貪污  
之吏陷善之人而獨嚴於

朝廷翰墨之寒暑也非所以重名器而興起當世之  
士也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傳曰王  
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非故爲濡滯也蓋王者



能生人殺人貴人賤人貧人富人然能使貧者  
富能使賤者貴而卒不能使死者生故曰死者  
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雖王者亦無如之何  
也故古王者慎之今

清律有不待時者矣亦有秋後者矣然或有優游  
粉署之司贓私曖昧之事而司刑者不聞以據

律

請朝定爰書夕肆西市矣夫外之情真罪確已蒙報  
可而

聖慈矜慎猶必令巡按御史再審則是郊甸之外且  
得邀

皇恩以延旦夕之生而輦轂之下反不得望司刑以  
緩呼吸之死也非所以昭畫一之憲也然則如  
之何曰法不立則務勅法法立而下不遵則務  
慎擇其人而又不使專制於一人而已昔治獄  
者虞稱臯陶周稱蕞公然臯陶之誦帝曰好生  
之德洽于民心民用不犯于有司周公之美蕞  
公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臯陶能體帝



好生之德則有所不忍蘓公能式敬則有所不  
敢有不敢與不忍之心而後可以刑人而不疑  
可以刑人而人不然可以刑人而期於無刑今  
遠者無論已誠得如釋之有功定國者使勝其  
任則彼且能廣縱舍於法之外豈不能守繩墨  
於法之中且能以失出小罪好生大德者抗顏  
於深刻之朝豈不能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者  
將順於仁明之世而又叅之多官以質其疑重  
之屢讞以伸其誣廣之駁正以矯其枉昔唐太  
宗以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與三公九卿  
同之命諸疑獄法官得執異議以爭而明祖之  
於重辟亦令府部科通政詹事雜聽之錄其寃  
抑以聞至

典朝而官戒雜局事忌旁撓故卿貳罷會推之典  
當任銓曹司空并關澤之征獨歸戶部豈非以  
任之專則責之重耶然至於刑則必

命三法司會議者何也以此見民命之至重而  
聖恩之無已也今宜令會鞫勿徇故事議有不合者



得以兩

請大理兼置滿官而重其權端以平反爲職開言路  
以嚴駁正之法立覆審以防倉卒之寃如是而  
清律有所必遵

王言有所必守庶司刑者不敢不以

皇上之心爲心則可以用刑矣并不忍不以  
皇上之心爲心則可以措刑而不用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

全

丁酉宦稿

聖人欲明一貫之傳而兩以身教焉夫子貢以學識  
高天下而心折者唯夫子故子以身教之而使曉然  
于一貫之說也且夫聖希天賢希聖此學人之志也  
而聖人設教亦卽取其所希之志而微用之則言教  
得身教而益章焉故或以身叩之而使之疑疑之者  
進之也或以身示之而使之信信之者定之也若曰  
爾實師我而我如是焉爾亦可以返矣說在孔子之  
教子貢子貢者固多學而識人也彼其博學洽聞列



國之大夫非所云也強識通敏同堂之諸子箴以尚也其微遜不如者獨有顏回乃中心誠服者惟有夫子蓋其才甚大其學甚勤二者皆進道之資實入道之累所幸俯視一時而猶有歉焉未至于聖之憂且自負殊高而復有毅然必至于聖之志此其機可轉而其意可用也夫子知之以爲多學而識賜也用力爲已勞矣不啟其疑不足以奪其所恃也然而英敏之士勇于自信徃徃執已而中堅故啟他人之疑易而啟賜之疑難是非以身叩之不可也故急呼而詢

之曰賜乎知予者宜莫若賜若也予之爲予其多學而識之者與夫以數十載侍側之先生無故而俯詢于弟子賜卽欲不疑而安可得也疑則并多學而疑之矣而賜果疑矣然豈其然非豈其非直交戰于言下矣予又以爲一貫之說予也欲以詔賜又已久矣不堅其信不足以定其趨也然而多識之士易于多疑徃徃見異而善變故堅他人之信易而堅賜之信難是非以身示之不可也故直取而喻之曰賜乎愛賜者莫予若也予之爲予蓋一以貫之者也夫以三



千士從遊之大聖一旦而自盡其生平賜雖欲不信而安可得也信則并一貫而信之矣而賜果信矣然忘其然非忘其非直相喻于無言矣以是知攷道而遇良師何其幸也端木夙稱才穎而一貫之傳至是而始有聞焉始信力學親師二者蓋交相長也不然負不可一世之才而無大聖之啓迪以折其心吾見終其身以學識自雄而已遑言一貫乎以是知傳道而得良弟子何其艱也孔門至號多材而一貫之傳參賜而外罕聞焉始信沉潛高明二者俱未易才也不然取中庸以下之人驟舉上哲之微言以冀其悟吾見其聞一貫而廢然返耳然則多學而識者又曷可少哉



仕非爲貧也 全

丁酉宦稿

大賢誅爲貧而仕者之心窮其說以恥之焉夫今人之仕以爲貧而孟氏斷之以居貧於是爲貧而仕者其心拂而其說窮矣故曰恥也且讀詩至北門而嘆春秋之變風猶良于戰國也其曰政事一埤益我位不卑矣然而室人交謫終窶傷懷蓋爾時居高官者猶多貧士也無所謂爲貧而仕之說也迨至戰國而風斯下矣黃金雙壁上卿以炫里閭中國萬鐘驕主以夸天士故其時艷富之心日奢而爲仕之術益陋



于是爲貧而仕之說出焉所謂又從而爲之辭也孟  
氏竊耻之而正其說以告天下之爲仕者曰仕非爲  
貧也古之仕者聽吾言則膏澤下于民行吾道則堯  
舜致其君乃所願則學孔子其終身以轍環老蓋仕  
如此其急也亦烏有仕而爲貧者哉雖然古亦有仕  
而爲貧者矣乃其爲貧而仕與今之爲貧而仕者大  
有異不可不辨也何也今之爲貧而仕者將以求富  
也將以居尊也其心以爲尊者富之藉也高位者多  
金之媒也吾不兼其官不可以網其祿不扼權要之

地不可以擴賄賂之門取不宏則積不厚積不厚則  
用不神意旨可伺則布金以結君恩小奪則載寶而  
朝非尊無以致吾富非富無以固吾尊尊與富如弋  
之必獲如環之無端而仕附焉夫是以抱關擊柝可  
爲而不爲也曰是散秩耳烏足以濟吾貧也乘田委  
吏可爲而不爲也曰是小吏耳烏足以濟吾貧也不  
言高可也居卑位則不可也道不行可也不立乎人  
之本朝則不可也曰不居高位而立于人之本朝則  
無以大濟吾貧也故克其爲貧之心可以至于無所



不攫克其爲貧而仕之心可以至于無所不爲夫下  
挾其無所不攫之術以漁民而上操其無所不爲之  
術以逢君詩所謂如賈三倍之道也仕而爲貧之說  
其流弊一至此哉吾故正其說以告天下之爲貧而  
仕者曰爲貧而仕必也其辭尊也必也其辭富也必  
也抱關擊柝乘田委吏處乎卑位而不立乎人之本  
朝庶乎免罪遠耻而可也蓋今人之仕將以救貧而  
吾斷之曰居貧今之爲貧而仕者將以求富而吾斷  
之曰辭富則固已大拂乎爲貧而仕者之初心而其  
說可窮其風可熄矣吾故曰仕非爲貧也雖然貧富  
之間難言之矣五福及富而不及貴廉吏可爲而不  
可爲仕而爲貧遂爲後世之美談矣



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丁酉宦稿

聖人有治黨之法離之而已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  
臣之有黨然虞廷已不免焉北流南放使其黨不得  
合斯已矣粵攷上古之世臣風淳朴未有黨名有之  
自虞廷始其局規徃古未有之局其事爲後代必有  
之事則其法亦當立萬世可法之法大聖人處此亦  
大費遠慮淡計于其間矣稽之虞史有共工驩兜二  
人者比周而爲黨舜之攝位也一流之于幽州一放  
之於崇山君子曰是可以見獨斷之果焉可以見發



奸之速焉可以見防患之周焉可以見愛惜人才之至焉可以見黨與赦宥之寬焉蓋聖人立於千載之上而爲百世之師故黨始于虞而治黨之法亦莫不備于虞也何以言之二人者堯之才智重臣也觀於堯有若采之咨而驩兜首舉共工以對力薦于聖王之前抗論于公廷之上盈朝莫以爲非四岳莫糾其謬則鳩功之才亦有大過人者矣且堯之論共工曰靜言則其言辭必足以動人曰象恭則禮貌必足以悅衆夫以蓋世之姦而挾權藉之重豈區區士師所能挾三尺之法以繩其後哉是以盜賊姦宄皆可命臯陶治之而誅鋤貴近必親決於朝廷孰流之舜流之也孰放之舜放之也故曰可以見獨斷之果焉又二人者非常人也其祖父皆有元德顯功著於帝籍其宗疆矣於舜則老成耆舊列在等夷其勢偏矣遲之植根愈固而權不可驟奪則人之服于其勢者多矣處禪代之際而爲煽動之談則人之惑于其說者衆矣外服其勢內惑其說則其黨將成而不可解是以攝位未幾大法卽行所謂彌亂於微杜患於早也



故曰可以見發姦之速焉又堯之時重臣多矣而二人者獨相爲黨不獨其勢相倚亦必其才彼此相資若左右手之不可廢一也二人之才不可見然以書致之共工靜言象恭其人必以智勝也驩兜悍然頌言共工于朝不避同己之嫌不畏失舉之罰其人必以勇勝也君子者不智勇相資不足以致治小人者不智勇相資亦不足以釀亂故此二人也使之合而在朝則釀亂于朝卽使之合而在野亦釀亂于野舜曰散黨之法孤之而已矣孤之之法離之而已矣是以一流之于北之北一放之于南之南地距數千里之遙山川以限之關津以束之音問不能以相通起居不能以相達則其交不得親而謀不得合然後各安於其地而無邪心故曰可以見防患之周焉抑舜竊念以堯爲君已爲相而二人者敢于爲黨其悍可戮也然獨念堯爲君已爲相而二人者能于爲黨其才亦可惜也可戮不戮置之于山川遼遠之鄉而徐動其悔艾自新之意然後召而用之皆良才也待其怙終不悛流者終流放者終放則亦聖人之不得已



焉耳矣此立法而愛惜一時之人才者此也舜又念夫堯爲君已爲相而二人者猶不免于爲黨則洞見夫後世之君未必若堯相未必若已而後世之人才賢不肖相半也又未必僅若共工驩兜二人則後世之黨禍必有百倍於今日者矣將比而誅之是誅天下才之半也此濫殺小人不可也又深念夫堯爲君已爲相故法當其辜黨人之罰止在于共工驩兜耳若流及後世君子以小人爲黨小人亦以君子爲黨萬一君子不勝而受黨名執法者援古律以誅之則

雖有他日之悔而帝王之尊能使流者復放者還卒不能使死者生也此悞殺君子尤不可也是以法至于放流而止也此立法而愛惜萬世之人材者此也故曰可以見愛惜人才之至焉抑又有疑焉物以類聚爲黨黨非一二人之所能爲也使黨而止于二人不名爲黨使黨不止于二人則法何以止及于二人蓋舜又慮之熟矣以爲黨有首有從其從者非必大慝也世之踈不能自守弱不能自立者皆是也吾治其首以奪其恃宥其從以解其交善用之則黨人皆



吾人也且重念夫黨之事曖昧而難明黨之名可以  
牽引一二人以至于千百人立法一有株連後世遂  
成踵襲卽令空其國而無小人尚非國家之福萬一  
空其國而無君子遂成宗社之憂如之何其可也是  
以流者止于其工放者止于驩兜而其外不及一人  
蓋其慎也故曰可以見赦宥黨與之寬焉凡此者皆  
舜之遠慮濶計所以定千古未有之局料後世必有  
之事而立萬世可法之法者也噫禹治水而三代有  
水患而不至于潰舜治黨而三代有黨禍而不至于  
烈兩聖人之明德遠矣哉







